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五

文三

記類

古哲之揆華綜實屬詞紀事則有記焉記禮記者識也以識今而貽來者也其格整其事核其義典而可傳其旨淵然有深思焉若先憂後樂則岳陽五正鵠矣勤政慎思則待漏樹赤幟矣後作者可弗取則乎蜀紀載之文亡慮數百篇今撮其有關世務切事要者畫之禮殿漢文蒼古可掬餘以世列釐爲三卷蔚然斐然各暢其旨觀者當自得云

禮殿柱記

見洪适隸釋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

文翁應著鑿度開建類宮立堂布觀廟門相鈞缺司幔延

公辟相承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史寺二百餘間

四百年之際變異逢茲起璇璣離常玉衡失統強桀并無人懷僥

幸戰丘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

朝合為仄炭獨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塌風俗混亂

誦讀已絕何席離散夫禮興則民淳樂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高君

節符興境迄斯十有三載會缺復亂缺慮缺巨救缺民塗炭閔斯

缺虛缺鑿大小推誠興復第館八音克諧鬼方來觀為後昌基

黃陵廟記節文

漢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三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

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

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岷列作二峰平治澤

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邪僕縱步環覽

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

間有神象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

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

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

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後而

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陵廟以顯神功

紫府飛霞洞記

神君張亞

吾舊生越雋間按越雋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之用在漢

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堊處之世其

壙巖穴接黎之印符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

縣之民不堪命越雋遂與中華壤斷土隔真人幸格偃兵息民執

玉斧而大渡割棄之外越嶲遂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爲鄉也  
黎之邛峽關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唯古蒙舊屬漢嘉之青衣  
其俗醇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先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巒如泰華之磅  
礴岷峨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近奉 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  
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虛靜之所吾必久留邑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  
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吾殿後斬荆棘去茅管爲一洞天費僅二十萬  
錢屋穴皆備吾揭爲紫府飛霞蓋本固賦西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  
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徹雲衢霞鷲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  
之意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於蒙山之下亦有變化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  
期爲汗漫遊者乎然東山舊祠興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穴而洞穴  
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亦有數也一日苟洙父子欲記十月日此事非神  
其誰宜爲吾亦爲忻然親書於石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記

益州夫子廟記

唐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  
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燭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  
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  
鏡而臨事紫則萬機之奏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  
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  
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氣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驪  
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  
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  
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聲  
寢石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

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六  
崇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氣  
氤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頽綱有道  
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鄆人也帝  
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  
白馬朝周戴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崇三  
命雄圖鍾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脣下屬於防山泗水載  
靈延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  
構軋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  
運揔十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  
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尊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  
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群嶺辨中黃之宅聖

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  
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洧泮  
於翠渚西周捧袂港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鄒子敘青  
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  
問聖人之陰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鍊道和倪原太白於中  
郊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為之跡而衆務同並馳不言之化  
而群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  
桓氏逼公官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却武備而斬併優推義  
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邑知罪爭歸舊好之田  
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  
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  
朝恭儉溫良援手於危亡之世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

宋園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弦歌之旨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群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罅昭集隼之庭土缶驗蟻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滄兮堵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盡

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莫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橈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推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為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福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尊揚千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

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遙遷奉琴書而罔絕蓋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觀神道設教而萬  
化伏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  
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伏金策  
以勞華夷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  
上宣宗祖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歷數而生明堂陳禮  
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響停旒太史之宮六辨同和駐蹕華  
昏之野文物隱也聲明動天樂繁九休禮盛千古冠帶混  
并之所書軌八紘閭閻蕪匝之鄉烟火四極竭河追日夸  
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山豎亥塗窮於廡下薰腴廣披景  
晷潛周乾象著而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素洞  
雨露均華栖玉燭於玄都風雷順軌丹冥翠首藻繪軒庭

鳳彩龍姿激揚池籞殊徵彤蜺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  
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為岱畎東臨陔名  
山而有所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  
宵警橫紫殿而撻金五校晨驅蹴青雲而噴玉星羅海運  
嶽鎮川渟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  
益曆筭於無疆玳檢銀圖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  
真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云亭吟  
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香凝汾水之陽尼岫鳴鑿磬似  
銅山之典迺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蓋梅於異代昂路生  
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質  
緘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為億載之師表顧惟寢  
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尚

來未造生徒無肄藝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又致飄零深  
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縣學廟堂若大  
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烏境徇躄羸  
錦室於中區鈿銅梁於石地玉輪斜界神龍幡沮澤之雲  
石鏡遙臨寶牒秘禹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圖上照乾維英  
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  
翁之景化不論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獎  
而翹心二蜀名儒相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宅詢漢制  
於新都開基於四會之疆授矩於三農之隙土階無級純  
擊壤於新權茅茨不翦易層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架掾  
樂夾谷幽蘭爰疏戶牖儀刑莞爾似聞沂水之歌列侍閭  
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旣關橫組帶於西河絳帳宵懸聚

青衿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  
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祿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  
帝之支孫河間人五之長年高秋九月派王贊於唐丘寶  
筭千齡躍璇蚪於太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裘冕之尊宗  
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析玄元之緒擁朱虛之位拜玉  
節於秦京輝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銷水恠之災丹筆  
伸寬俯絕幽精之訟魏文侯之雍篳道在而謙尊董相國  
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  
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瑣丹梯跨千尋於十絕仲舉澄  
清之轡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材先登上佐水壺精鑒遙  
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  
易河東人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沐江漢之粹精待天循

之元亨旌旗赫奕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翥抽律提  
層秀於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絲就列光膺  
令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即官之右仙鬼旦舉影入銅章  
乳翟朝飛聲含玉軫臨印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  
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意  
訓大行單父之誼謹遂遠猶謂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機西  
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復廟之儀  
載闡重欄之制二門四表煥矣維新卜世宗師肅焉如在  
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變寶渝之俗  
於是侍郎幽思擣鳳藻於瓌林丞相高才排龍姿於璧沼  
遺榮處士開簾詮孝弟之機頌德賢臣守節聽中和之樂  
其為政也可久其為志也可大方當亦一化台機儀刑萬宇

豈徒偃仰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哉勃幼之逸才少有奇志  
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閭闕觀質  
文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主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嗟乎今古代絕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妙旨攝  
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壤袂於天人之際仰高山而永  
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為銘曰五帝既沒三王不  
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圓禮樂無主宗  
姪遂微大哉神賢與時迴博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  
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尼山降彩泗濱騰氣志  
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睿情貫一玄猷絕  
四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吳風衰俗踐禮  
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孤杳杏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



行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財成四術虛往實歸升堂入室邈  
矣能仁悠哉化育力制群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粲蟬聯茅  
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祥繩  
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天則迺濬台庭爰昇衮職玉津同  
派金堤茂坂智士高風文翁渾遠毗淳壤沃聲和俗愿載  
敬仁祠遂光儒苑沉沉壺奧肅肅扁扁除靈儀若在列如  
初槐新市密杏古壇踈楹疑置奠壁似藏書泛泛寒中悠  
悠天下狗名則衆知昔蓋寡碩石叅瓊遂風亂雅仲尼既  
歿天何為者

唐興縣客館記

杜甫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鰥寡悖獨而  
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虜而行而一浴于官屬

群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  
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  
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閉闕  
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金通梁直走堯將墜  
壓素柱上承安若太山兩旁序開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步  
欄復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踈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  
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  
竹茂樹挾右階于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  
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  
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  
焉其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  
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既某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

侈也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  
之近夫厚不知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  
不知賦歛乃至於館之隘隘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辦  
於私廐君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脩而觀臺榭  
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手其  
誰不病吾人矣玼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  
署之福也府君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  
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夔州刺史廳壁記

劉禹錫

夔在春秋為子國楚并為楚九縣之一秦為魚復漢為固  
陵蜀為巴東梁為信州初城于漢西後周大總管龍門王公

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  
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  
詔書其以信州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  
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  
命嗣道王鍊為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  
復為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為稱尋罷以支郡隸江  
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蔭特以帶壘  
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脩圖經言風俗甚  
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  
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禹錫  
記

新修福成寺記

劉夢得

益城石門街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址有仁祠形  
焉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于碧  
霄望之如崑闕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脩邊備南  
詔君長謀帥內空乘隙全入闔于城下或從火以駭衆此  
等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墟如是者再歲帝命坤維丞相  
復來山川如近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  
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  
營之基自公采思蜀踴無事時康歲於人樂檀施公言既  
先應如决傾囊楮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怪男奔女  
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  
鋸磨礱丁丁澄澄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欸自火宅復為金  
闕公故昂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

未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  
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  
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太  
和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  
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僚將吏若僧徒借籍之而刻于石

諸君武侯廟記

臣温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  
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首宁南陽堅以待主三顧禎覽  
群雄粗定必也篳掃是資昂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罷  
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  
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鏡尾束  
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

未集夫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  
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付託土雖狹  
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  
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  
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美矣嘗試念之頗曠  
其原夫民視德以為歸撫則思聖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  
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  
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  
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  
之以本臨之以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  
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  
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曹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

經武觀曩長駢義敷成洛不足定天奈何當至公  
張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動而非獲不亦宜哉  
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心而克觀厥成  
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法廟以俟通識唐世  
卜四年記

再脩太慈寺普賢菩薩記

常一舉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從緣誠慮必應太慈寺普賢像  
蓋大煦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儀合天表制侔神  
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私普願於瞻部洲贊釋  
迹文拔群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真和雖洞諸法究竟寂  
靜而隨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于  
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而願墉生榛狐狸泉

驚蹄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  
之變陰陽於冥數昔大曆初有高行  
像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  
延廢斯其明效也臯因降誕慶辰肅  
福齋於斯寺觀像王雄傑天眼慈矚  
而廢故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  
遷百餘度弘規開正殿因詔旨諭  
奮顯負岑穹崇橫絕運巨力拔始雷  
山迴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  
智翳蒙籠橫空准繩審曲面勢連廊  
虹指廓黃庭之滂滂增重門之懽懽  
切元功必故於康時不熱何神像魏  
以連群迷何廢興不知何許人曰斯  
證四方蓋宇修葺  
秦戒武恭止崇景  
足諦視恍如有神  
論發揮誠敬遂而  
心乎夫唱萬夫和  
而地轉歟雲旋以  
類知向於是乎埃  
以雲屬玉為揭其  
知至道然於濁  
冠諸有

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  
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徧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  
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夫象法凌夷去聖  
彌遠定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中弘我  
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予以居之臯授命方鎮  
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禪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  
試靡然歸依者釋氏之教弘矣况真祐昭報大彰于時崇  
而守之亦歸于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  
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鸚鵡舍利塔記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  
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  
英淳粹者矣

單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  
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  
者曰此鳥殼容可觀音中華夏有何東裴氏者志樂金僊  
之道聞西方有珍禽辟瘴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  
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  
此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  
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  
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而不答或謂之不念  
即唱言阿彌陀麼試如一鳥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  
生以無念為實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實際雖言定本  
空也每虛室貳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成  
文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

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  
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  
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  
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  
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  
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  
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安安往而非菩薩之  
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  
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甕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  
存而由道歿有明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地  
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廷候絕乎漢書其誰曰語恠而况  
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

詞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益州五長史真記

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

成都記云在府西上里去流花亭三

列畫前史一十四人

翻不帶戶則帶長

代稱絕迹余堂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

圖狀乃知草堂績事靡不造真者昔崑野旁求徒聞審像

稽山高舉惟止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畫神照楚國祠廟

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

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

入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

貌像將頽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祀追惟

一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

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

斯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敘其事

詒諸來哲大和四年記

創築羅城記

王徽

皇帝改元之六年諸道鹽鉄轉運兼鎮海軍節度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高駢

奏臣前理成都築大城請紀其事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

王徽叙其功狀臣徽承詔再拜二言夫外戶不閉雖前聖

之格言設險以居乃有國之稚制用是則光昭振古勢

遠夷不有高墉曷稱巨屏我之奧匡粵惟井絡繁阜昌

標出宇內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

形勝里閘錯雜邑屋閭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矧乎西

江山南控烏澗疆理瀕洞密邇舊貫因循日居月諸殆逾

于祀漢魏以還英豪迭處至若公孫述之桀黠諸葛亮之經  
營曾不指顧留心乘機制禦斯蓋天裁盛烈神貯嘉謀但  
集元功式耀雄武自二紀以降邊鄙戒嚴有虧懷柔或阻  
琮賁雖負山川之險且乏金湯之固上顧相臣曰朕以不  
德化周被于四夷惟是西南載罹微擾深軫予乘將若之  
何丞相進曰陛下以睿哲照臨臣輔理臣不能敷聖澤以  
懷異俗俾流毒于益人臣之罪也然黃帝有版泉之役放  
勛興丹浦之師周逐獫狁漢備匈奴是知猾亂自古皆有  
其所以滌厲梗致時雍乃在進任忠賢馳馭英雋耳臣伏  
見今天平軍節度使駢即威武公崇文之孫也威武在元  
和中屬闕以蜀叛憲祖殷憂擇其所以代之者由是允應  
聖獎能以部兵復梓州統大軍平正壘大節大忠煥乎典

冊駢能不墜其業益大其門既席勲烈之資先擅佳祿之  
志材超衛霍氣蓋關張忠孝兩全河山繼哲聿脩厥德自  
成名家馳譽石麟焯有美稱出守天水邊塵不驚戎律既  
申將略克舉俄而交趾淪陷有命遄征既復土疆遂錫鈇  
鉞則馬援銅柱揚僕樓船步驟之間莫得倫比固以威張  
惠浹後勁中權五年于茲海波不動朝廷方期拔用不可  
久留爰命徵還彌增憲澤時屬龐勛始潰鄆方未寧駢則  
再登師壇復開將幕士絕朝飢犬無夜警威加隣部化敷  
屬城相印以之疇庸和門為之增氣恭以憲宗錄崇文定  
蜀之勲也既如彼陛下念駢復交理鄆之勳也又如此俾  
榮舊履重建高牙必致師貞可期俗阜上曰俞爾惟代天  
其行之於是詔駢復以丞相擁節去汶陽趨錦里至則詢



問疾苦樹置紀綱巡按封域周覽郭郭且曰夫療疾者必  
在藥乎心腑然後可以堅四肢植木者必嘗澤乎本根然  
後可以茂柯葉今城之於蜀其由心乎其由本乎則知不  
理於近曷能致遠不固其內安能保外未有不謀而能成  
不壯而能威不勞而能逸者也於是擇將量財拓開新壯  
分命支郡以令屬邑乘時就役靡不適中吏不敢欺人不  
敢怠岷峨之下忻忻子來昔梁伯巫城人疲弗處子囊築  
郢見誚於時曷若駢能度其宜樂用其士圖難於易去急  
即安環以大城用冠諸夏其功固以相萬矣惟蜀之地厥  
土黑黎而又蹶踊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為非不為也蓋不  
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大成績鳩工揆日不撻于素十旬  
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却敵之制復

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下廣又如是其上則袤六  
焉陴四赤斯所謂大為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瑤  
塗墜既麗且堅則制磁飾頰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  
凡五千六百八間櫬栝櫛比闐闐鱗次綺䟽掛十鴛瓦凌  
霄若軒若翔如偃如仰栖息烏免炫煇虹蜺龍然而縈霞然而  
橫望之者莫不神駭而氣聳目眙而魂驚其始也咸謂冥  
助似非人力其外則繚以長堤凡二十六里或因江以為  
塹或鑿地以成濠則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又何以加焉是  
知摩壘者不復矜其能擊柝者足以抗其敵所謂能禦大  
畜能捍大憲者也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大  
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辨矣况乎扼東都會襟帶地形  
險易之狀斯呈強弱之方可見自秦惠王疏翦山林以通

中夏及李冰為守始鑿二江以導舟楫決渠以張地利斬  
蛟以絕水害沃野千里蹄為陸海由冰之功也漢文翁置  
學校勸人受業行俎豆獻酬之禮於是儒雅之風作洎威  
武伐叛擒大憝而新其人玉石不得俱焚焉而蜀至今稱  
之駢之來鎮肇興武備愾有禦衝之事夫然後不為外夷  
之所窺矣惟蜀之人自冰與翁自威武暨駢乃獲祐於天  
者四天之於蜀厚矣長雲斷岸莫得而隳古往今來何嘗  
能覲傳不云乎人保於城城保於德觀駢之政可謂保城  
與人矣向非挺生俊傑來弼聖神則孰能建絕代之遺功  
創一時之偉跡者乎况夫高不可踰堅不可觸俯瞰天表  
方駕馬足銷吞履涉亘暨咽喉訖使豺狼耳之而色沮目  
之而膽褫是謂不爭而勝不戰而服者也新城成詔加大

司徒封燕國公旌殊休也重以崔蒲克斥荆楚傷夷遂儼  
威望茲用底寧予矢專征銅盃劇任安危攸繫一以委之  
往哉荆渚荆渚既清又徙金陵金陵以平救鄢郢之剽殘  
拯江湖之焚溺期月之內罔不樂康若乃考其才稽其用  
所至難息所施利與智無不周技無不達韜鈴捍闔固自  
生知詩禮義微雅當師逸雖羽書壘至應用如神加以詞  
鋒莫前筆力遒勁屢獻平戎之策每陳憂國之誠抑又城  
府坦夷器宇冲邃祿利不盈於私室夙宵無怠於公家段  
頰在邊未嘗募寢羊偶待土靡顧囊裝淮岸不可得而臻  
波瀾不可得而祭矣所謂社稷柱石川嶽英靈者也則知  
駢如何臣城如何功嗚乎天贊其謀地襲其固非吾君不  
能用其材非臣誠不能就其事故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乃見城由駢而成駢由君而設城既牢矣人既休矣  
宜乎讚盛德之形容敘勲賢之丕烈恭以操觚載事作者  
為難臣非其人何以稱此將欲刊諸貞石寔彼坤維垂於  
無窮期乎不朽屬詞愈拙染翰增慙銘曰

惟蜀之疆擁抱岷梁斗絕諸夏裂為一方啓達上國肇  
自秦強壯者五丁導彼青冥鑿岩而梯飛棧以行動猶  
鳥逝舉若猿輕漢人既遷言語乃通眇邈千祀遂叅華  
風界彼印滇靡設鍵關在古侵殘為蜀之艱唐被聖德  
間仍克息猶狂逾紀吞噬無已芟彌焚驅壯不寧居皇  
帝戎祚驚嗟震怒爰擇蓋臣推較以付時惟燕公撫俗  
訓戎碩畫宏規神輔其表經始新城心術潛形乃告編  
人版築云興相彼井廩觀于封部調茲郡邑量其戶賦

劃界指期莫敢踰度蜀人未安待城以歡蜀士方危待  
城而威阡陌繩直門閭碁布外聳風雲內高籠虎丹木  
蔥菁麗譙輝映戎馬夜寧戈鋌書靜蜀山藪藪蜀江滔  
滔寇不敢窺人不知勞險而不煩峻而不譁去來出入  
嬉嬉一家燕公之德其誰與隣燕公之功式利于人德  
入人深功流不極勅名天隅為臣表則中和四年記

城隍廟記

峻金緯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在乎神人保於城城保於德  
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土  
惟塗泥古難板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  
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八解崇屨里畫其下井幹樓櫓  
森乎上其金椎初作壤頽莫就有人慕周旋而行俾壘塔

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神功乎由心而來乃痛血崇濬啟  
塞局固萬雉遷迤一都繁會臣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  
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闔閭閉關戒嚴即時  
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替之神乎前之舊祠寓  
託隈傑偏陋偏隘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隅惟新經構去  
乎幽奧就于高明其日惟丙其辰惟乙其卦直巽其宮在  
四揭署于高門弘敞于正堂丹雘于丹墀墻圖績于迴廊廟  
貌如生像容有睟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  
不夫札斧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  
經營以昭祀事

南瀆大江廣源公廟記

李景讓

戴禮有之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古之禮推嶽瀆尚

矣在昔夏后氏隨山濬川以畫九州垂陽黑水界我庸蜀  
劍閣之陽益部饒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績也瀆者口  
江曰河曰淮曰濟導瀆石相栢沑水凡四流皆發源注海  
者也唐天寶六載開元神皇武帝加封南瀆為廣源公其  
三者亞焉瀾沛瀆行自峽奔利且壯且東百川會同爰及  
吳楚萬里歸海水府怪神非江不安水物族生非江不全  
海門二山遂我為滄由岷激沱遠邁無壅斯所謂祗上天  
而被下土南瀆之為大也壯矣開元皇帝古禮是式詔曰  
惟夏四月肇辰迎氣太守其率祭官祀南瀆于益州設玉  
籩及洗樽壘簋簋既舉幕初獻祝進神右跪揚我詞其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越日嗣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于南瀆  
大江惟神包總大川朝宗于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今因

夏首用率常典故以玉帛犧齊樂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  
至于今不衰詔之歲歲直丁亥迨及戊寅當大中十二年  
合一百一十有二歲越五月朔辛酉日甲戌臣景讓承聖  
啟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詔自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尹  
成都鎮蜀西川又五日戊寅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其他  
如故凡再命皆以兼御史大夫寵焉秋七月庚午栗格至  
止乃遂謁瀆廟惟神盛烈不金石刻他所必見於斯闕耶  
惟神奉大禹之休得蠶慕思息望帝之勳開明之沒王重  
李冰之穿二江嘉而保之沃此黎首水旱不作于今賴之  
赫哉成功其可默耶乃作銘曰

滔滔沱江發自岷山浪溢流飛走峽之荆迨及吳楚百  
川以歸南壯東西萬里湯湯電激雷馳水府神宅鯨人  
陽侯豈不可窺南瀆之功載主載張陰烈希夷上戴大  
禹丕承我唐開元其期先主不容天絕劉宗匪瀆殆而  
泯泯孔明鞠躬墮星匪瀆不悲念此下民於焉斯年九  
轂繁滋我來守上敬揚神休以琢豐碑

創築羊馬城記

李昊

粵岩蠶叢啟國魚鳧羽化於滯山望帝開基蠶靈復生於  
岷水然則疏鑿巫峽管鑰成都而猶樹木柵於西州跨上  
田於南越其後兼并梁漢睥睨巴貴獵騎奔馳會秦王於  
褒谷石牛來去關蜀踞於劔門空驚化王之微宣獲黃金  
之利爰自朔分秦曆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為侯伯運當  
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玄德負龍蟠之勢若迺  
張儀之經營厥築後滿九年楊秀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篲

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駭於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茲益部扼彼中關象土肆猾夏之心坦綽苞亂華之志時或窺吾臥鼓覘戎韜武營孤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女漂流鑿齒之椰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忘况樂保軫殷憂夢卜良臣控彈臣屏南康王以儒術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以將略威懷涪磨斧鉞息波瀾於錦水初制度於葦城喻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關事有備無患庇蜀人以金墉避狄象塵安僖皇之玉輦雲蠻稽顙遣使來朝航湏河以獻珍越沉黎而納款當廟社貼危之際鑾輿出狩之秋坐制南荒終無北寇乃燕公之力也往以玄宰告變天祿中微燕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其島足既而駐宗繼絕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主東

一其心士百其勇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薰校畜一鼓而元兇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頽擒鄧艾於轅中斬龐涓於樹下長蛇碎首封豕析骸獻捷功於王廷掃逋穢於侯甸一除牙孽大定疆陲公於是提振紀綱恢弘與法六條已正七德無靖言出令行家至日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惟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弭貂再歲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鳴鶴之腹背猶且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診療生靈討論獄訟固以忠為令德孝出因心力奉國家勤修職貢賅責縈紆於劔棧巴茅旁午於上京史不絕書府無虛月閱其廷實標出群芳推晉文尊獎之誠詔齊桓糾合之業天子得以居南面之貴銷而顧之憂萬

里長城岷然存矣公一旦謂諸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  
奧區地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邪郭則樓臺疊映珠  
碧鮮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閭閻蒸布鄧州駢羅  
不戒嚴陣是輕武備耳亂臣賊子何嘗不窺南詔西羌曾  
聞入寇將沮豺狼之意須營羊馬之城吾已揣之衆宜叶  
力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繩基辨方畫址百城酋壯呼  
之響吞以雲來十萬貔貅今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  
級雲排王猛鬻春於城隅傳說飛鏃於巖下公間日巡撫  
後者忘疲周給未益均頒牢酒如般五丁之力纒踰三旬  
而成克就厥功不憊於素遠而望也象衆山之迤邐俯而  
瞰也若峭壁之斗懸掘大壕以連延增長隄而固護鷲鳥  
搏弓可越武夫勇弓莫干摩壘者諒之催心守陣者由之

示暇舊城崢嶸而後竦新城連嶺以前躡勢而言之若泰  
嶽之與梁甫亞而稱矣若夫子之與顏回重門開而洞深  
危樓亘而翼展至若八月之江澄寒碧七星之橋架晴虹  
偉乎津梁成茲壯麗公以維城雖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  
鎮于四角欽岑掛兔峽岫栖鳥儼樓櫓於沈寥懸刁斗於  
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迥眺蛾眉雲霞歛吳楚之天煙  
水送黔夔之棹其西南也旁連玉壘平視金隄宵瞻火井  
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東壯也樹遙雲頂氣鬱金堂雨收  
而疊嶂屏新靄薄而重巒晝暗其西壯也襟袖廣漢肘腋  
天彭魚龍躍萬歲之地登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鷄啼曉  
金馬嘶風擁旄戟以登臨觀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  
軒鏡窺讐鬼神手秉漢鉤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

鄙金甌為漏卮小鉄甕為凡器其興也已當農隙其甕也  
不害蠶時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祥省所奏重脩  
葺當府城池已取十二月一日興功事具悉卿寵分王節  
榮鎮錦城守富貴以無疆募功名於不朽特峻金湯之固  
以威蠻貊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逸蓋預備  
於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省閱陳奏嘉歎殊深公猶歸  
善於君讓功於下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  
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李仁罕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趙廷隱右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簡州刺  
史上柱國張知業等家傳義烈世襲不勲托弓而霹靂聲  
乾揮劍而魚麗陣破英毅無儔智謀咸博左都押衙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蜀州刺史上柱國潘在迎等或身  
鍾盛族或書劍名門佩韃執珥以從戎憑軾褰帷而致理  
至于華皓不墜忠勞是能領袖雄藩表儀會府而皆躬臨  
卒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興晦息  
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群才叶贊自天成二年丁亥歲十二  
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上奏  
詔曰勅知祥省所奏脩治城壕畢功事具悉百堵皆興四  
旬而畢亘羅城而雲矗引錦水以環流外禦蠻夷中權帷  
幄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獎予以表綸綉  
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其新城周圍凡四十二里堞  
一丈七尺基闊二丈二尺其上闊一丈七尺別築障四尺  
鑿壕一重其深淺闊狹隨其地勢自卸版日構覆城白露



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間內門樓九所計伍十四間至三月  
二十五日停運斧斤其版築採造軍民共役三百九十八  
萬工其執事糗糧及後罷賞賚斗支秤級緡貫囊裝其數  
凡費一百二十萬諸將大校出良駒於皂棧解重帶於腰  
圍選其纖柔釋其好玩曾無顧愛一以頒酬其縣大夫及  
寮佐已下或賞之器帛或給以緡錢咸有等差不無均普  
公即奢從儉節事省財馬如羊而不入私門金如粟而不  
藏私橐悉肆分家之利盡充王事之資圖有謂之功非無  
度之費也公誠欲為而不宰朴而無文衆意未然群進固  
請四民喧闐於衙閭萬中號涕於階墀父老曰公侯政治  
神明慈如父母前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蛋之虞盡力  
城隍務安井邑遂使我等保家庇族養老寧冲如是者功

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敘迹休烈離篆貞岷豈不美與  
何容辭也公謂諸賓佐曰抑聞乘人之約義士猶或不為  
貪天之功智者且然不取所修造借式耀國威將欲警臣  
節於一時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已力難過人情誰當游夏  
之才請紀見聞之事吳相門牢落上構蕭滌翁歸文武之  
材明時待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  
梁翰而墨龍天矯嗟乎鄧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  
洛之年不堪觀國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於故園  
提筆謬登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弄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  
繼鸞鷲之踵酷慙薄枝莫贖椎敲杜征南以矜大平吳沉  
碑漢水寶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石燕山猶能炳著簡書發  
揚功業寧借巨制永固坤維尚心黃絹之辭新拂白圭之

谷 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信巍乎不騫不崩何志於為陵為

金繩院記

宋楊億

夫西竺之教被于震旦而像運十歲塔廟之制勃興東井之絡主於益部而沃壤千里禮俗之化歸厚鑿叢古之建國銅梁天之設險帶二江之派為一都之會四民州處萬商成淵稽河圖之文惟福基之憑固擬雞園之舍邀壯棟以迭隆金繩禪院者舊踞龍華院唐天復有禪月大師貫休者通內外之學為道俗所宗風什研精名聲籍甚當土德之季戎車競逐侯王起於無種雲雷以之違也術劍顧眄以稱家專閫福威而自出燕開碣石之塔市駿骨以翔杯黍築道造之園演貝文而重道纒玉更薦登笈四臻而

師方將所泊久寓荆渚藩牧致禮邑子傾向時王氏庵據蜀土將為西帝延致千里之客彌豐四時之供師乃遐冒重阻往干典謁叩以空寂之理嗣以篇題之贊虞卿既見殆蒙白璧之頒湯沐能詩迥繼碧雲之妙錫之紫服待以賓友請住茲院極其禮遇師自壬戌遊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滅凡歲星一周于天矣上足惠光大師曇域克紹遺躅弗忘肯構其後又復有正覺法忍法寶演教四大師繼承世系無廢先烈今住持賜紫釋惠聰者自咸平辛丑始掌院事迥悟宗諦煥發覺明願力攸資信施彌博遠者來而邇者說輸貨香臻即其舊而圖其新胥宇尤盛凡作佛殿齋廳僧堂浴室及衆舍二百五十餘間龕密以化材丁丁畢取側紫金而布地眈眈有華侔天界之粧嚴為

衆園之依止香象蹴踏並轉霞被之修禪靈鷲飛翔無異  
果膺之住世大中祥符之祀詔賜今名揭雕榜於楣門燭  
霄輝於海會陳陸有煥名香歇而復熏惠命增延祖談續  
而無盡善利之績疇可擬哉聰師藉子虛名謂窺祕典丐  
詞紀實遠不及讓獨冥煩之未祛頗滅裂而為愧耳

進上題名記

田况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有屈宋揚雄參駕孟  
荀其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謂與齊魯  
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繫於此唐  
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國家之起海內統  
一堯文舜明寢昌以大其設科致士權取之多則前王之  
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國以來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

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  
年得二十四人它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  
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崇名堂於宣  
聖殿之東北盡題皇朝及第進士名刻於石柱以示來者  
予喜聞而遂其請又為之記時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

浣花亭記

田况

人之情久居勞苦則體屢而事急過佚則志荒而公廢此  
必然之理也善為勸者節其勞佚使之謹治其業而不失  
休游和樂之適斯有方矣近世治蜀者以行樂為郡務之  
一端蓋壤土迫隘民蔭稠夥農工趨力猶水火漂燔之急  
雖年穡屢獲丁疆下戶尚不厭棄手一不食而重歎當何  
如哉至若機杼剝繡錦繒纒續之出則衣被四方無如此

饒者然民之力亦已劇矣典是邦者小言政之精疎峻地  
歲時出入燕教必盛騎從鼓鏡歌優雜伎以悅民觀賞慰  
其勞苦每歲皆有定日亦不甚過然輒易其常則民懣而  
失所望自歲旦浹孟夏農工未盛作時觀者填溢郊郭過  
浣花之遊則各就其茶太守雖出游觀者希矣故浣花一  
出在歲中為最盛綵舫方百尾汴涵久之而下歌吹振作  
夾岸遊人有摩足累縣十里餘臨流競張飲次朋侶歌呼  
或迎舟舞羅獻伎曠夜老幼相扶挈醉以歸其樂不可勝  
言已信乎皇仁溥遠浸滲蒙幸太平之效致然歟浣花舊  
有亭在今梵安佛寺中唐盧求記成都事言之頗詳亭廢  
已久遇出游則即其地櫟以席幕為饌賓之所既痺且踈  
風雨不能鹿饌已輒毀吏亦以為勞予既游而歸遂飭工  
葺材為亭崇博壯顯彌十旬巧艘皆具案舊典壞與衆共  
樂不可不書其所謂以示來者

古栢記

田况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栢年祀寢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  
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誦誦  
敬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偽國嘉槁  
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剪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  
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  
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為異哉因命一圖寫備述木末  
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益州重修公宇記

梁周翰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城方廣  
四川通志卷二十五

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并煙波  
命邵曰蜀郡自秦至漢民戶益繁改邵曰益州由漢至唐遂順增  
損出諸史謀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  
增築南門一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中也唐  
玄宗幸蜀升為成都府唐末政弛諸蠻內寇高駢建節即時驅除以  
為居人圖閉多縈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皆遠江元在州前  
顧城之大小足以知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鼎遠人得以肆志王建  
孟知祥迭稱偽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  
軍府事取偽冊勳府為治所淳化甲午歲七賊李順據有州  
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降府為州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  
餘基屹然並峙官曹不吹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詠始  
議改作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守以董于役其計

材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菁陰深名隱亡命詔許其剪伐  
以廊康莊得木凡二十萬本椽二畝條賊亂之餘人多違  
禁帝恩寬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人陶土為瓦較日成  
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新故相兼無所闕之毀逾制  
將顛之屋即棟梁桁櫨之衆不復外求平屹然臺殿之趾即  
礪礎百萬之數一以克足其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二千人  
更為三番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乃息冬即辰後起  
工始申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  
畢無遊手無逸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  
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  
復追呼由臺殿之士資巧慢之用與夫墾地勞人省功殆  
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為設廳廊有樓廳後起堂中門立

戟通於大門其中因王氏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  
 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黃氏名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  
 衆名曰雙鶴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  
 焉因名曰畫廳涼暖一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厨四十  
 間厨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厨與道院本非正  
 位蓋博城古廊二礎之外蜀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廳  
 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  
 正堂與後樓前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隱  
 故也京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  
 所以便行事也公庫且室客位食廳之列馬廐酒庫園菓  
 疏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疎篁奇樹香草名花所在  
 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二營南有資軍大庫庫非新造附

故書改朝西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偽之跡合  
 州郡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七  
 百四十間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  
 濫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足紀錄且欲旌其削偽為正無  
 惑遠民使子子孫孫不復識逾僭之度給事中判昭文館  
 事安定梁周翰係曰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為天下甲也  
 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曠鷺而奸豪  
 生因龐雜而禮義寤故朝廷精求良牧憂在遠人每難其  
 材頗精厥慮亦時有違拂上意侵鑠下民理絲而數弊登  
 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害之餘主將驕兵之後牧其汚染  
 滌惠澤以天波極其傷夷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意  
 比屋返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

皆為政之遺基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  
弊於民力不糜散於國財未歲云周民觀驟改凡視事之  
所泊燕勞之堂寮吏之所休游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  
畢臻自常南康驕悍之餘孟先主僭悖之後共安其過習  
以成風若今之所營實政以合道輕浮潛厚凶枝寢仁循  
吏所能允克皆為踐株訪之吏亟以狀聞而疇庸之恩適當  
下第參王事之庶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  
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柴愚有素頗鑄寧希自罷禁林出  
判上館漸迫老傳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疑  
盡遠亦延矚又未緝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敘政周密垂  
勸戒之旨通協神聽止以寵示知文便為貽代之式輒書  
後係聊贊元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年撰行之日周  
翰謹述于高碑之陰云景德三年記

新建備武堂記

呂陶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合哉人之情徂常習故捨先機取  
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  
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  
以為最重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焉而無  
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  
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  
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綿亘  
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力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  
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種獠縉聚深固西  
南皆蠻詔自古曠疆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

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郭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  
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  
國吾朝混平宇內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于  
上澤壅不流經制燼矣民心懷危盜盛而作起甲午距庚  
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群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  
縣嚮風輒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猶言其狀聞  
者為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政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  
之開府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  
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一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  
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  
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傍視震動耳目定鎮  
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兵以  
衝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用及之  
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既  
定蕭悅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趙之亂始募  
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  
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  
不怪民尚喜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  
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為懦夫曲  
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悞  
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  
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為世  
法孔子序錄附於王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  
存奧訓蓋一國之大事謹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敘本末



及其歲月云

新都縣修解舍記

范鎮

昔仲由治蒲溝池深墻屋甚閑夫子過之歎稱其三善薛  
惠為彭城郵亭廢橋梁不通又宣觀之弗曉以吏事何則  
入其國知其教觀其法知其智必然之至理不易之經義  
也古新都之勝邑當益部之北道賦輿錯出編籍浩繁宰  
非真賢人或罹害東漢中第五訪以最聞相去千載間寂  
寥闕希罕嗣頰年仍以不治終故官事之舍寔又不支震  
風凌雨無帡幪之蔽上燥下濕鮮闔閭之避欲其隆撓棟  
敞壞梁非剛廉敏明首公而餘裕者其疇能志於是乎汾  
陽郭君繇中秘書為之宰正色率民溫文馭俗小大之獄  
得必以情幼壯之糾慎於同力農人異於他界民居極於  
按堵君一日倡其衆曰署者位之表寺者事之嗣嗣不謹  
則事弛表不立則位廢廢而弛政將安出因上其狀外臺  
儲堅財募良工凡堂除廊廡若干起某年以某月日成謂  
子鄉村孔邇俾記其事予常病人有責因循重改作容身  
謹職而去者不爾則專勤於末務急諸下以稱待過客今  
而獄必以情信逮下也力不同科仁惠民也農入則時順  
人安則事集以是而舉其古人之政乎後之居是舍履信  
繇仁以順時集事而民不受其賜者鮮矣

錦官樓記

呂大防

蜀居中國之西南於卦為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俗  
肖焉土地之毛善利絲象為之繒布以給上國負於陸則  
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川則冒瞿唐滄瀾沈舟

不測之淵日輸月積以衣被於天下此之謂致養織文錦  
 綉窮功極巧其寫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連薨比  
 室運箴美杼然膏繼晷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  
 謂致役錦官之賦也有致養之順有致役之恭上自帝后  
 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予賜莫不在焉官廢  
 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至期而歛之或苦惡不  
 中程或得輒私費急無以償則破產而不能贖元豐六年  
 二月府言於朝曰歲貢錦綺紈羅度以死者萬四千其尤  
 難治者七百三十上布之費摠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涅籍  
 之人歲費三十千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以  
 克貢詔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為織所興閣于前以  
 為積藏待發之府所以達風燥而遠卑濕也明年五月又

詔以其所為上供機院特置吏以涖之九歲貢之在官  
 者悉典領之益治緹錦之精麗者千五百端募工滿三百  
 不足則徵庸以克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  
 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功十一紡繹之功  
 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  
 紫蒨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  
 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噫脩貢織供詔用藩  
 臣之所宜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蓋繇偽邦苟政利於賤  
 市遂廢服官之賦因而不能改今商其所給乃重於籍工  
 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衆為蠹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  
 織維之家者蓋亦多矣恭惟聖制更新使民不復被其擾  
 而吏無所容其奸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

四川總志卷三十五  
之之實聞其命輒效其所以然

榮鄉亭記

歐陽脩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何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右若干縣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判別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究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嘗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為已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者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

所為故未嘗有儒其荼與服以遊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為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為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書一作吏方相驚然莫能為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之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為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自子進士豈不榮耶巖夫初為伊闕縣

主簿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嘗語子如此欲子之志之也  
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之於上官薦用下吏之  
能者歲無負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  
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  
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  
也予既友巖夫恨不能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  
彼邦之表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名命其  
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奴言  
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  
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

武統惟朕一一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  
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微守備使謂郡縣寇來潛  
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泮泉寺公不能察眉陽蘇洵  
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  
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  
惟元年之秋如噐之款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  
顏色不変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  
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  
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  
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斧

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後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王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天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火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

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條塲

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條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嬀嬀閨闈閑閑有童

哇生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示黍芄芄倉庾崇

崇嗟茂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庭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傍有庶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

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文翁祠堂記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為蜀鑿離堆遂捍水以溉民田溉而常及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恠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情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雜魚戕鼓笑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而後故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深刷故俗長長少少尊尊親親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文顯莊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稱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翁始班固言之既詳矣初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之之後

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遵豆醴醪薦於前虔踴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不敢信焉冰以功翁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祠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徃欵公祠至則區位款福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下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庭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閉來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強若棘若飛乃肖公像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右樞密直學士蔣公學故繪二公於宦漏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簋罍果酒脯脩紛羅而有容可以造反趨而降壘罇巾尊洗度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相者

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安於閒寂故也噫自公以  
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巨公踵相逮于朝先帝  
時巨盜再作亂美庫兵爭劔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  
群頑愁窘不容咏而滅非人知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  
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祠典公在之矣則是祠  
之作願自余而后無裨外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  
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賢輔之勤自通判單州  
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  
人咸畫像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守大邦冠莪莪兮綬斯皂出有瑞節兮重  
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翼兮眈眈庭廣直兮  
序巖岩吏奉神兮不譁神來此徒兮此其家儼群賢兮

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姐肉鮮神來享兮  
蜿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之兮才日多俗祥順  
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治平四年記

新脩江瀆廟記

蘇德祥

五行迭用水實居多四瀆朝宗江惟其長八卦之畫也坎  
之爻冥契壯方之數水實主之二儀之判也岷之山騰為  
東井之精江實出之惟堯之世斯水未治遂有民墊之虞  
以差方割惟禹之興斯江既道故有納錫之故以示成功  
其利萬物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而靈潤之功著焉其納  
百川也則察之無象尋之無邊而靈長之德昭焉昔者三  
國連衡吳人擅命六朝割據陳氏稱雄及晉祚之隆也下  
樓船於玉壘隋基之盛也進戈甲於金隣降孫皓則濟為

安流擒收寶則寤無駭浪得非有道則應無道則否威靈不昧眇蟹斯在若乃方軌十千惟帝之都邑勝兵百萬惟帝之攻牙非富庶無以示國威非漕運無以資邦計語其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轉南上之泉穀建帆高挂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條踰千里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此又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也當隋之開皇二年文帝以沈祭缺禮乃營之以廟貌唐之天寶六載玄宗以廣元之美弭爰封之以公爵而自梁室暴興蜀人僭命王氏則起於前孟氏則繼於後或征或戰或四五朝稱帝稱王垂七十載化風久隔祠典莫脩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仁孝皇帝握乾樞而御極承坤維而問罪而施良策統舉偏師未越六旬已平三蜀既而王道

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六十年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非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考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雩壇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



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  
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明公意  
而言焉夫治性脩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  
莫詳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  
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  
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筮  
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謀君脩潔有文嘗典吳  
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諸閣也

大聖慈寺大悲圓通閣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  
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  
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

無身無以舉千萬億之身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  
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  
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  
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  
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  
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  
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  
乎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  
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邁乎吾體心  
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  
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

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寂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悲相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部人作禮因敬生悟予游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日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看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青楊柳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據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清風閣記

蘇軾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二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

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放心遺形而強聽之  
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  
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  
執之而不可得也遂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  
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  
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  
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  
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  
汎汝之軒窗欄楯慢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  
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  
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遠景樓記

蘇試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  
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耕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  
而他郡莫之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  
猶襲五代之弊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  
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  
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甲乙皆  
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比族也雖富且貴不通婚姻其民事  
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紀錄  
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小民常儲美物而  
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徃徃通念而不以為非  
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

吉穀雜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  
 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敬畏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  
 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不至至之不力皆有罰量田計  
 功終事而功會之田多而少則出鈔以償眾七月既望新  
 刈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賞眾之錢買羊醴酒以  
 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聽指令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  
 言語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  
 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  
 太守黎侯希轍軾先君子之友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  
 蔽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  
 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

之休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友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  
 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  
 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  
 其詳也然則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為者豈非尚  
 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  
 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愷悌  
 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  
 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  
 從邢君於上酒酣樂作援筆而頌之以彰黎侯之遺愛尚  
 未晚也

大雅堂記

黃山谷

余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夔峽兩川諸詩以遺丹稜素翁俾刻諸石使大雅遺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已之耳素翁乃作高屋廣楹以庇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子美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家室之好耶余嘗欲忻然會意箋以數語終以泪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在無意於文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而入其門耶故使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高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范文正公祠堂記

家安國

公嘗曰周漢之興天下爲福爲壽數百年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考公之時朝廷致君之人喜功畏罪者尤多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起揭如日月亘諸夏之廣盡九夷之陋凡有舌者皆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於天下而巳矣善人天下之紀也政教之本也其所以優於天下者能思天地之所不思能爲天下之所不爲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爲可憂則先王之澤無不被於世矣知爲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獲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如是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歎公疏上壽儀以正君諫揚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

述張華事西晉以諷宰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參大政  
首請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臧任子以除冗官  
此天下之所不能為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縣令擇郡  
守以固邦本保直臣斥佞人以明國聽復游散去冗僭以  
厚民力此天下之憂而公先之也西民禍兵公以龍圖閣  
直學士帥延慶橫山靈武勢如腐擣朝庭乃以邠州管内  
觀察使授公公曰漢御史出秦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  
軍禮見本朝學士丞即出臨戎闡節度諸將望風稟律皆  
曰朝庭之重也居內朝近待之職有彌縫闕失之道若貪  
厚祿換此外帥體當承迎朝廷指縱無復議論廟筭得失  
矣况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知有太尉也竟辭元昊  
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替踰斥不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  
禍福之理元昊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  
其樂也然則所謂優于天下者舉是耶於事則顯功也於  
善則麗迹也上臣之善莫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而入  
雖房杜之美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也得其門知  
其文矣知其文達其情矣情文備則致君挈國之功言不  
下帶而禮化行如神矣吾宋聖治迨慶曆僅百年太平之  
効以文致實景德祥符之風不減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  
制作天下之人望禮樂之門不得而入公關其門使天下  
由之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後進之君子先進之野人叅  
軌結轍可以論述制作者以時輩出然考積德之年天實  
有所興也成都學宮西南觀教之地二漢以降非善人之  
迹不存近世宏堂列像迨逾百人皆所遵德景行熙寧初

公仲子丞相純仁漕蜀西南之人始請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時謁疑於前以筵所未稱愧甚久元祐戊辰寶文閣直學士李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歆舉之客有告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為烈者先王之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事有惻然之仁子然之義一及於虫魚草木雖曠代異右且猶不忘况赫赫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士民乎願正公祠使天下為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禮殿之東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

岷山之靈會公之英千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之澤以

保茂後生明哲之誠禮義之經百世之廟如日之星教

四賢閣記

黃庭堅

忠州漢巴郡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為

臨州後周以臨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

瘴厲近臣得重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

年死陸官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

白文公以刺中居二年其後意事者以四公俱賢圖像為

四賢閣故相睡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

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

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

以來訖於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蓋以此

自負而郡守至有必藉式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

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為  
州拊養柔良知其饑飽鉏治猾姦戮於傷手治聲翕然邑  
中豪吏故時受吐小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  
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為變且嘆曰白頭老翁  
安能碌碌畏吏昔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姦而聖涂治  
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詠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  
寂廖無聞蓋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  
州六年亦嘿耳樂大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邵  
最暇豫有轍迹又六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  
以瞰鳴玉溪登龍口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  
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  
花一竹皆攷于詩惟以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蓮

本思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  
記之涪翁曰聖涂多心艱寡之病使遠方沐浴縣官之澤可  
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  
天去忠州於今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  
厲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無沒也聖涂齊人  
也蓋不熟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  
為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  
然如元和已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  
矣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黃魚耳為之記紹聖四  
年丁丑七月

金堂野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直金堂野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直金堂野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四川

金堂

有及以其麓自北而南出絕

奉

得地坦

平

其麓

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初

天王

笑

之乃

千手眼大悲菩薩閣峰頂規摹

初智者

受人

施不

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

即山

其匠

其匠

南

社而

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為

其匠

其匠

其匠

事

未能

丰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

其匠

其匠

其匠

排

之者

皆借之力也而檀施傾數州其

其匠

其匠

其匠

後

聖相

圓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

其匠

其匠

其匠

不

以人

功歲計所能辨也觀者傾動

其匠

其匠

其匠

化

之自

武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

其匠

其匠

其匠

化

之淳

僕不凋鐫盡心於佛事所作

其匠

其匠

其匠

眼

大慈

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

其匠

其匠

其匠

至

於八

萬四千手眼昔楊惠之以塑

其匠

其匠

其匠

千

不可

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

其匠

其匠

其匠

已

而果

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

其匠

其匠

其匠

聚

邑至

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

其匠

其匠

其匠

安

通直

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

其匠

其匠

其匠

九

月將

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其匠

其匠

其匠

導水記

吳師孟

葛

爾水

邦必有通流之水以濟民用

其匠

其匠

其匠

雖

有溝

渠壅閉沮洳則春夏之交沈

其匠

其匠

其匠

居

民淫

而為疫厲警諸人身氣血并

其匠

其匠

其匠

其可得乎伊洛貫城周之中汾澮流絳郡之惡書之濬缺  
澮禮之報水庸周官之善溝防月令之導溝瀆皆是物也  
按史記蜀守冰鑿離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然則成都水行其中尚矣自高燕公駢乾符中築  
羅城堰糜棗分江水為二道環城而東雖餘一脉如帶潛  
流於西北隅城下之鐵牖涓涓然閨贖所及不能併漾於  
一府歲久故道迷漫遂絕以故氣象枯燥而草木亦少茲  
澤其五門之南江友錦江二水之名最著而渠稍廣且汗  
澗真閼或穢或濇則編戶夾街之小渠可知矣間有鬱攸  
蓄以無水故艱於撲滅彛雖以甕貯水為備然器小而輒  
壞非應猝救焚之具故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違郵氣  
象堙塞之生疾而火災之為害歟自丞相呂公友今戶部

尚書蔡公深惻民患欲尋故道以達之而所遣吏類  
簡不能體二公之意中作而罷今寶文王公勤郵民隱日  
睹水事惘然疚懷傳訪耆艾得老僧寶月大師惟簡言往  
時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甃為渠廢址尚在若跡其原可得  
故道遂選委成都令李偲行視果得西門城之鐵牖之石  
渠故基循渠而上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游溉餘之棄水  
至大市橋承以水樽而導之其水樽即中原之澄槽也自  
西門循大逵而東注於衆小渠又西南隅至蜜務前閘南  
流之水自南鐵牖入城於是二渠既灑股引而東派別為  
四大溝脉散於居民夾街之渠而輻湊於米市橋之瀆其  
委也又東匯于東門而入于江衆渠皆順流而駛有建瓴  
之勢而軟蓄之虞回祿之患隨處有備又頗得以涑幹瀦

馬歲或霖澇晚有溢溢唯徹澄槽則衆渠立漵矣此為  
澄槽二木閘三絕街之渠二木井百有餘所而民自為者  
隨宜增減不可遽數焉經始于仲春迄成於季秋言時計  
功盡如其素不妨民田不勞民力不逆地勢而興除亡窮  
之利害古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宜無問然彼王襄紀三  
篇之迹庶范播五袴之謠乃一時褒德之美言與夫千載  
澤民之實惠可同日而論哉謹書其事以備來者之詢考  
云

銅壺閣記

吳棫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  
直午門嘉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試侍行猶及見閣以八  
大字題其額曰銅壺嘉祐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

七月乙酉閏癸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棫承乏尹事始至府  
視閣故處累土如臺然問吏吏曰前尹蔣即臺為門治材  
略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云弗克成問  
錢與材今安在材為他所繕脩輟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兌  
費矣棫曰午門既臺門也茲唯閣之宜矣臺之有即日便  
徹累土圖閣如慶曆時戒府以本末聞計臺願給帑官向  
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使者然之於  
是府委倅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愈華陽趙令申錫  
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載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摠領  
分莅凡役事棫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  
而姑置之猶前日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  
半年占於龜筮得九月壬申於是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

月戊寅告成通閣上下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瓴覆甍瓦厥有彛度中設關鍵闔閤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壯觀矣使地理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罔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棻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并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蓋弭令不能相聞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作周官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則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閣穴漏毀閱十載更六尹於茲今吾閣穴漏悉如燕製置一壺一杓一箭四十有八銅鳥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

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凡我將佐若屬吏士時其寢興悉心公家以弗懈履職尚何瞿瞿狂之聽哉雖然閣成非難不擾於民者是為難上既賜以閣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廼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眾其事夫為民之長而不知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觀下築締構殆無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曾不以殫財嘉民之為念此曹不擊於中執法不効於司財非辜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督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錄今日語并以屬來者覽觀焉

紀將軍廟記

邵博

果州西充縣有漢將軍紀信廟世傳將軍邑人也今縣之扶龍村紀姓尚多而史無傳家世遠不可考矣漢高皇之興有天命哉方困於滎陽其勢甚危一時謀臣多亡去者獨將軍死焉嗚呼古固有死責其能成天下之事也自守軍之死明年諸侯會垓下又明年項羽滅高祖有天下之功遠矣方裂膏腴之地以王諸公而褒崇之典無聞焉故同時滎陽死事者將軍與御史大夫周苛縱公史皆無德將軍與苛僅見姓名而祀公不知為何人可勝嘆哉高后時褒封功臣以紀尚上符節張宴注通信之子也功臣表載通以父誠死事封侯晏之說誤矣高祖以周苛之功拜其弟昌為御史大夫封汾陰侯其子成封景侯景帝時

苛之孫尚為列侯苛沛人也豈獨將軍之世絕乎亦以遠處巴蜀而不及也蓋從高祖之士自秦入蜀者復其世自蜀而入秦者不錄焉故高祖功臣多豐沛故人而從起漢中者趙衍一人而已蜀之異書記高祖之王巴蜀也關人范目有膽策知高祖志大為糞寶民之勁武者從定秦地功成封目為長安建昌鄉侯更封關中慈鄉侯日辭漢沛縣侯而史亦不載按果州在秦漢時為巴郡屬邑晉將軍紀此邑從高祖如范目也高祖還定三秦蜀之士大夫相從者為多蕭相國所以勸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天下可圖也發蜀之租以給軍食漢所滅楚者蜀有功矣惜舊史簡畧不詳見也予遊梁至滎陽登廣武山吊漢楚遺跡過將軍之墓蓋低回不能去恨司馬遷班固不嚴志

傳唐盧藏用作碑辭語卑近不足以表其功烈也西克令以邑人之意請予為記將刻石置廟中且曰後世君子知將軍為蜀人尚史之缺文也予故樂為之書宣和四年八月辛丑

賈浪仙祠堂記

龔鼎

唐韓退之善為歌詩導性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最號友善而浪仙學詩於劉叉晚得偕與二子游頗以才調相推高雖然觀其風致清澹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之流裔孰敢外三子焉浪仙由長江徙官于安岳而卒于會昌三年凡為編次其詩者一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島俱請之讚天仙集傳之既久迺以讚為退之之辭

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贊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於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於退之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於蜀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于是邑嘗議其堂雜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唐為主簿之廨址誠將遷其舊構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其地不奧而清越其兩傍封植筠栢鬱然嗚呼浪仙沒距今二千二十餘歲矣名始著於史策而其遺貌又得宅於故處迺知士之能蹈善雖日月之遠必有為黼黻其迹者今幸爾副其身後之所待措之無窮宜不復恨矣而伯氏遠以書諭俾文其實然而蹈前哲之為啟來者之慕抑所願聞即為收諸新之故所傳而備存之且以見改作之

有由也

杜工部祠堂記

趙次公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寄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道事而事變之達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動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不其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之書其與風雅明教化無異也自化孟微言之既絕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別已失於漢華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王摩詰沉湮醇醪稍為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僊虛無之說亦

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黜黷不偶曾中所謂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糶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有遲遲去魯之懷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晚依嚴武未愜素心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吁可慨夫我公以甫氣味之同神交於今日而况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荒蕪之嘆在甫所得為多則甫之精爽凜然宜安新宮之爽塏而樂之矣儻甫無恙其遇公也受知之篤始終不渝嚴公視之得無忤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者刻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棠之木誦其詩以知教

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邪

學射山仙祠記

文同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徠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飛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菟藟雲衢狝天闕以去爾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其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曰惰與蒸之所招致也自普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至者愈無輒數成都燕集州一春為常三日不脩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宋極盛矣太守與其屬候城以出鍾鼓旗旆縣三十里無以缺鄙人士女披珠貝服繒綺藻纓嚴麗映照原壑浩如翻江擘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倘佯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還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宮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實踰勝處而募矩制量諸不如所說奈何議者不咎將屬之於守宰歟予與君其欲對人不媿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以當然者君曰諾公所命弼賢能為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事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宮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為之屋者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昉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秘廈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頌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日



為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蓋延其傳以附于地志宜矣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牘四年記

寇萊公祠堂記

鄭銓

府城之東有廟曰見報司者故太子太師萊國寇忠愍公之祠堂也廟初本澄覺院治平二年賜名正覺勅書存焉院初為十方有禪師曰可居自雲頂來住持因塑公像與雲頂山之神曰利國王者並祠於院之東備歲既久鄉人事之頗著靈異民相與質其曲直報輒如響遂呼為見報司今雖有僧居之而院實廢為廟矣見報司之說頗不經而傳之既久不能廢然為善為惡使民知有所報則存之

足以示勸戒亦不必廢也紹興甲子廟村壞鄉人徐復與院僧圓證率好事者再新之改前日之佛宮為萊公之祠堂公始正離明之位前為兩廡其東廡開一位以祠利國王其西一位亦望神像以居之祠堂之後為齋廳乃往時之法堂又改方丈為妙音堂以備僧徒道場僧房齋庖皆備視前日規模不復然矣復恐歲月寔久人弗知興起之由屬予記之予既為誌其詳矣按成都古今記正覺院與見報司俱不載惟前記祭祀門有王者八而利國王在焉有公者十而寇萊公在焉前記乃趙清獻公所集當時既載祀典則廟與院不宜俱失續記乃王公時亭所脩心廟宇寺院門亦不錄故鮮有得其詳者春秋之祀官並祭萊公與利國王甚久又未知自何人始也今述其重脩之因

以貽來者若萊公之遺德則有國史在茲不復出也然則  
生而聰明正直有功德于民死而祠之固宜况事有可以  
起人之敬而生其良心亦何嫌而不書之哉

孝感廟記

鄭少微

按今漢州德陽縣西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  
故號姜詩鎮治平中知綿竹縣事郭震者謂行甚高宜遠  
其名曰部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呼於是開  
州司理叅軍白壽朋與鄉之士民列于縣曰姜詩夫婦事  
跡最詳於漢史所謂舍側湧泉至今不絕民賴灌溉或遇  
旱厲禱焉輒應其厚俗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  
請縣乃上之有旨賜名孝感命至之日稚童夾塗載舞蹈  
躍爭觀為人子若夫者咸歆詩之行在其身也為人女若

婦者咸歆龐氏之行在其身也為人父母若舅姑者咸願  
有子如詩有女有婦如龐氏也則又相與詫於他州之民  
曰吾鄉雖僻幽而姜詩夫婦乃吾東家子也爾州曾有是  
耶方且侈上之陽以求稱厥名而故祠痺狹面勢不正像  
設不嚴靈不安安瞻祈無所於是通直部致事張績以義  
倡焉相其方位而梓莫之凡為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擇  
旁寺僧之潔勤者蒞之弘莫肅密千載陳迹一朝如新甚  
盛觀也廟成七年而紀述尚缺通直公子承議郎上行委  
少微書焉謂變風之際距先王未久婦人女子苟有片善  
可稱者遂見美於詩見取於孔子如共姜許穆夫人衛女  
皆貴者之妻不過以禮義自待不嫁不歸而已其植節挺  
操之難感格神明之異寔後世賤夫匹婦未肯遠避之也

范曄後漢書載烈女終十有七而出於蜀者至四人一出南鄭一出廣漢二出捷為如程文矩妻於其子直以人情為之耳盛道妻於其夫叔先雄於其父殺身成仁固美矣要之不得已而然者若龐氏者事尤較著蓋未始行乎危難惟雍容禮法之中遂能感無知之魚革難化之盜使貴而姬姜賤而妾媵皆可黽勉以庶幾萬一讀曄書者未有不聳然而嘆而况臨其魚躍之淵與盜過之里也哉然則龐氏之遇曄不為不幸也通直公有二子上行中行相繼登第事親孝謹清議許其賢餘皆有諸昆之風年今七十餘銀章朱紱偕其夫人板輿往來二子間鄉人榮之推其所自蓋羨潛扶教之影響云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聖法天以身任道天作聖以地發祥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生異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為民挺生神聖有開必先皆非偶然者崧高長發流播雅頌推原本始蓋示萬世以不可忘也方冊所載禹生石紐古汶山郛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而行天下而生禹於此稽諸人事理或宜然因人事以驗天心其可考者禹功自汶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太史公本紀謂岷為汶故曰汶岷山導江岷嶓既藝天生聖人發神於此而萬世之功亦起於此其可忘哉然而自汶山西山掛江岷巫鈴廟絕蕭鼓魚菽猶為俚人之社汶以東至於石泉雖縉紳未嘗言之嘗求其故大抵山川變遷代遠時移郛邑名跡廢置離合而石紐故處莫適主名秦漢而下為國

曰冉駝為道曰綿虎為邑曰廣柔一也漢靈帝祈而郡之  
曰汶山後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山唐貞觀八年又祈而縣  
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  
石紐為汶山之地周曰禹生於汶山廣柔之石紐其地為  
剗兒坪壽曰禹生汶山石紐夷人不敢牧其地白石泉之  
名其後唐地理志國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  
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口石紐大禹生焉合之則  
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疑者石泉始隸於茂國  
朝寧熙割隸於縣政和撫戎又陞而軍之禮樂文物日寢  
月長且謂石紐夷地置而弗論太守趙公元勳世以笑談  
坐鎮披謀考古將廟祀禹而疑論未釋邵士計有功頓首

尹商彥多聞博雅釋允數千年事燦如日擊廟議遂決卜  
郡左四百舉武比倚層峯江自西來雷奔箭駛發匯於廟  
下如反本念德齋泐翔舞迤邐出如朝宗得途廟以門  
計一十有八形麗勢勝神明擁會洵剛落成乃烹乃奏茶  
芳燻樂禮薦樂徹縉紳耆老手抃情激勸九敘之歌嘆明  
忘之遠賢哉禹功於此是乎大乃以圖以書以學官李肇暨  
尹君之文屬記于有功或曰士有一方盡一節論封廟食  
千里強負無有誓命如加明刑禹功絕德誰不蒙享而空  
山古屋感慨前作豈固忘之耶曰一方一節有施有報禹  
廟之功無往不在故無名禹無心於萬世萬世由焉而不  
知所以為絕德也夫使人之靈畏禍於尸祝之間則何以  
為禹然惟功大德盛故稱神禹末世乃取河泊示圖滄水

授簡第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則巫記胼胝之步鳥耕山陰之家漢祈開母之石晉享黃熊之厲由是觀之君蒿詭於汶王石紐置而弗論無足恠者傳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寶其地使蜀之人不曰吾禹之石紐是不知天降神地發祥人先賴也公一舉三善皆得且邀方遠古而倦倦然其在今日躋矣報上之心為何如哉宜請於朝崇載祀典以陟偉績於靈源耿輝光於遐裔惟禹之神彌天地布六合於是為反本之祀繫之詞曰

有汶惟山篤生帝禹汶水發源降神之所帝指其處以啟神功厥土既敷四海會同蠢蠢群生茫茫萬古豈享其利而忘其故石紐山名石泉之虛近在耳目猶迷

初禹色山融禹殷江注長發其祥地靈常聚地秘其靈朝煙夕霏粵歲三千公其發之乃消乃卜乃朝乃祀報本反始此方斯址大江西來如揖如顧直路朝宗洋洋東去惟公承宣德感化行咨詢民瘼究民之生民生於此禹生於此廟則咫尺心乎遠矣公推是心以仁昌時以撫民夷神人是依前乎數千年其愧於斯後乎億千年其作于斯

鄂縣文宣王廟記

張俞

瞽者不能視其形聾者不能聽其聲問瞽者曰天何如則曰惡乎觀聾者曰雷何如則曰惡乎聞噫天之形雷之教是萬物無有人者也而聾聵者莫能知有能舉天地雷霆之大而不諄諄然言高明之形震陵之聲則聾聵者惡能知有

哉天下之人亦猶聾瞽者矣昏冥頑戾文賊于心  
溺邪叛正氣塞其性豈是聖人之道微聞味而夷狄之法  
熾焉上之人不務明聖人之道開首扶聾俾知君臣父子  
生養之德去亂為治之本用安天下而曰聖人之道大而  
不可無焉苟稱之譽天地之大褒堯舜之善也噫若是  
則子思孟軻荀卿楊雄明仁義距揚墨皆徒云耶予豈不  
知聖人不待稱而後為聖耶然而必稱誦之于後者蓋人  
不能明于道而溺邪說以亂其性亂而不已予懼夫道之  
將不傳于後世也是故力稱而勤誦之猶恐夫人之不能  
入焉矧歎然而自信豈不為愚惑者耶故舉天雷之大於  
聾瞽者之側亦若是而已矣孰不曰有益於視聽之味味  
者哉故予謂能言聖人若亦軻雖之徒也其可已乎耶縣

故有文宣王廟久壞不治慶曆五年殿中丞知縣事長樂  
馮君善於治民謂廟堂之設教化所係遑遑如不及乃治  
而新之棟宇像貌尊嚴甚厲邑之士民莫不肅嚮七年秘  
書省校書郎安定胡君少連繼為茲縣甚得人和又按禮  
畫畫衣服冕弁車旗禮樂祭祀之器宇壁題其制度帥學  
者講習焉俞實邑人謹以辭記其事且俾學者知道之所  
以傳慶曆七年記

華陽縣學館記

張俞

三代之學繇秦廢蜀郡之學由漢興而天下之學由蜀起  
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其盛遠矣哉始  
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民擾歟命不盜則  
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九章

創制度僭襲唐軌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又作都  
內二縣學館置師弟子講習以儒遠人王師既平蜀乃而  
不廢華陽縣學館者偽廣政十二年作迄今一百餘載矣  
棟撓墻圯烏鼠攸居新進說生陋而不顧有弘農楊安之  
為縣甚治慨念墜學哀羣士財困而新之事未克究得江  
東沈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要歸于道興學飾像嚴置堂  
宇上以遵 朝廷之制下以成揚君之故也惟華陽理於  
州內而州故自有漢學前樂安蔣公既已大之今平陽文  
公率而教之濟濟洋洋禮樂流衍縣鄉之學亦從而興上  
動下效風化柔靡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惟賢是  
執宋慶曆四年揚君始脩之後一年而沈君克成之又一  
年晉人張俞為之記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六

文四

記類

夫記紀其大者躋者大必有關於國事躋必有益於  
民事非是則非體也吾烏得而錄之是編所載若郡  
邑學校石經圖籍及武侯工部魯國溫公忠定質肅  
諸祠皆國事之大者也若江瀆淘渠社倉茶馬羅城  
籌邊制勝皆民事之切者也至于敬約二齋發理學  
之淵源簡堂三賢儼前修之風範其有裨於世非謫  
聊美故並識之餘以次附見焉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外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

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謂焉襄田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宅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具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郤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峯之外者白塩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以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于宅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祿南門于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殿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為室以奉之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臥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



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于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  
有如此水

唐質肅公祠記

王十朋

予始聞夷陵巴東名意其為邑必壯自予適夔過焉皆慕  
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繇著曰昔寇萊公歐陽文  
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于他邦  
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嘆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  
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  
歐二公者乎喻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為御史  
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斥宰相以貶天下稱為真御史  
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臨川不可  
大用及叅大政奮然與爭是非于天子前氣不為之屈至

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  
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節凜然固無愧乎忠愍決澶淵之  
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  
天覺嘗筆之于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  
令聞之慨然不謀于僚不役于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  
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  
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時也且丐予記其事  
予謂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  
為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  
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二  
年六月永嘉梅溪王十朋記

敬齋記

張拭

孟氏沒聖學失傳廖廖千數百載開學士大夫馳騫四出以求道泥傳記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爲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逸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終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膠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益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

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意其必識夫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子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徃徃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友共講之子懼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約齋記

張栻

約之爲言要也而有檢束之義自學者而言所貴乎趨夫要也魯氏之守約是也自教者而言則束之而使之惟要之歸約我以禮是也然而博與約實相須非博無以致其約而非約無以居其博故約我以禮必先博我以文蓋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二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已者而已在已者之偏意之私亦不一矣非反而自克則無以會其理之歸博文而約禮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當從事焉者亦無越乎此矣吾友眉山李塾季修自幼居其親旁凡所見聞無非詩書禮樂之事上下數千載間其攷之詳講之熟矣頃年相遇武昌求予名其齋而予以約爲言欲其趨夫要也季修屬

予爲記而又未暇非予之未暇也季修於是時從事於多聞之舉佔畢編綴殆忘寢食也故予無以進其說今七年矣蓋常抱其所學欲獻之於吾君而不得以自伸旣而游三峽登岷峨窮江之源乃將還其親之旁復與予相遇於江陵視其色則愉然不以見抑爲意且出友人清江劉清之子澄之書以示予曰其言是也某不敢以復從事於科矣人不吾知安焉也謂吾不能無傷也且所當從事者不汲汲顛以請意者其殆趨約乎予於是而爲之記勉之以博文約禮之事無慕乎外無泥於俗而惟致知克己之思極力之所至而無有怠忽焉則予之望也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嗟乎季修其勉哉

杜工部草堂記

喻汝礪

紹興己未天子憫然念全蜀之民久弊於兵會成都請帥上問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武智略閎博之士俾之保惠而鎮綏之以休寧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場戎翟之不嘉靖以紆予憂翼日宰相選第一二臣以聞而上弗許也已而以朕得其人矣習先王之典章憲度重之以篤實任事無易張燾者維予龜嘉之第蜀遠燾能為朕行乎其以朕意召而諭焉宰相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上有詔燾敢不承宰相又曰公毋遽俟聚堂尚熟議之公曰上之使而命燾燾其行矣奚議之為宰相以公語聞丁上太息良久曰朕顧張燾術學行能是應陪禁闈策大事其去朝廷非是而公請行益勤於是制詔中書門下以吏部尚書張燾為

實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安撫使公頓首奉詔入辭殿中具奏所以飭止疊散恢鴻中興之策上嘉納之天語褒異曰朕當實諸坐右且得旨浮荆鄂道夔巫以入蜀公行至京口乃更請由宋汴走函洛歷嶠渭殆遐矚乎二周三秦之形勝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計詔從之入蜀之初迺推上之所以夙寤晨興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慰遣憂勤寬大之詔鏤板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無何敵入果寒盟盛夏穿塞霍蕩三輔巴蜀震動當是時關門廢備儲會單耗有司責糧急甚人心寒懼公迺下令貸以官粟至秋償焉軍食豐盈民不怨疾蜀距行在所幾萬里郡邑解慢諱職不問大吏養交以苟簡為便民小吏墮偷以督責為生事事滋不治民究無怨上

因命公寬恤全蜀公性儉勤厲練核庶務乃引四路之訟而親決之領略判斷支分葉解千縷萬牙細見毛脉是非美醜各聽分位間者塩酒之法日益廢壞吏務便之民困月額父媪流離嗷天不聞公唏然曰煮海摧酷之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揀其弊州縣之吏揆書錯數計日而責焉殆未有以慮之也其何以支悠遠厚死亡隱西南而訕敵人乎壘狀其亭以聞有詔嘉許於是州縣奔走事令緒求盈虛損浮蠲乏人不告病庚申之春歲惡蜀饑東山之民羸餒日甚公命海惠僧真惠作饘淖稟給之賴以全活者亡慮六萬餘人又命真四場於城中逮鰥分貧飲茹窮燥閉糴之豪不敢牟利唯公恫視蜀人之疾苦必思所以拊摩而飲藥

其要在於建畫長利存定窮寡貶伐貪濁扶起廢滯以爲屏維四川悠久亡疆之計於是乎紬殘吏之程督不時前期邀功者蒐汙吏之冒濁苟容漁奪百姓者振士大夫之淹滯而開其磨勘陞改者章薦聞詔皆賜可嗟乎蜀太國也泉流其清土壤肥好士嗜書工文章民服水溉田畝粟稻麻密鄰伍往來盤餐酒漿自虜結難而蜀人始騷矣逮公保釐而來細意養活財貨運行諸產遂長士農工商各有次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意猶未厭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公以鉏惡表善治蜀乃即其廟宮而治新之辛勤拭刮不留昏埃神來神去照映羽衛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餘篇考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而斯

民是憂顧其祠宇距城不能五里騫陟摧剝何以昭斯文  
之光予甚自愧乃斥公帑之餘弗匱府藏弗動民力命僧  
道安董其事增飾之慮工一千五百計泉八十萬有奇創  
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訖季冬之乙亥告成斷石爲碑  
二十有六盡鑿其詞于堂之四周次第甲乙毛末不欠辛  
酉孟夏汝礪以職事見公授之次飯于誠正堂公曰屬治  
草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飢已肩輿出郊謁先主武侯閔  
宮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飲滄浪亭亭並浣花竹栢濯  
濯可挹縱觀詩碣公顧曰考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  
其事汝礪謝曰公自妙齡注鼎科居久之升柱史遂司帝  
謨作典誥文書抗直議斥天下之病此開物成務之文而  
汝礪所難也辭不可則論著之昔之風人叙君臣父子而

訓之禮比兄弟朋友婚媾而詔之義衰宗廟嘗享牲器賓  
旅禮樂征伐戍後宮室幣帛衣服池臺藪澤饁報賜蜩酒  
醴而制之數善焉鼓舞咏歌之不則譏切箴誨之尹吉甫  
召穆公仍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悽乎怨思昌美乎誦聲是  
皆切鑄美惡分擘善敗典圖崇替而鑑燭後世也少陵之  
詩故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  
紆餘扶踈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惜惜乎如揖遜議論冠  
佩於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雖離俞俞於閨庭燕豆禮樂之  
間至夫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倖巧而崇節義恭  
儉槁焉曾傷慙惻當世婦子老孺之騷離賦歛征戍之棘  
數哀怨疾痛惱謚隱閔亡聊之聲不翅迫及其身而親遭  
之其於治亂隆廢忠佞賢否哀樂忻慘起伏之變衍迤縱

肆無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通道達物也越  
越乎其摠一神明而貫肩萬類也游之於肯祭衆虛之間  
寓之於無所終始之際激之以海水蕩滴飛雲屑雨之聲  
吁不得盡其極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嗟乎非盡  
天下之至變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哉斯文也儻使申  
公傳之李克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子札觀焉則昭  
陵之所以帝天寶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為雅頌  
釐為變風坐而第焉可也今公洛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  
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眷眷於少陵之詩乎故曰再  
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誠公之志也歟

顏魯公祠堂記

馬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

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  
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為  
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為記嘗謂仁之勝不仁久矣  
然有時乎不勝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  
見殞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  
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  
用意正相類爾然數公終無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  
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  
得計不亦繆乎吾聞之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  
則方且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志之所願則超  
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况公之功名事業已超於人而

文學之妙亦不可及顧其名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踪而有味於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可以想見也已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行成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郾邑越明年某月生公於官解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栢各一本于庭迨今凡若而年自諫議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唯是茲栢蒼蒼獨秀邦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道未合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不親天下仰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抑於死後者

凡數十載則松之不愛而栢之不錄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頓革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逮黎庶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爲不可抑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公之道蓋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永公之思蓋從人望者栢之青青公生在茲邦人是榮祠之翼翼公像在茲後生是式公之道彰矣不假于一栢而茲栢寔託公以不朽公之道傳矣不私于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栢之喬斤焉而雕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栢之節斧焉而缺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公也乃以爲護栢之標榜茲栢之愛非以榮公也乃以榮邑



之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柵則毀矣柵之辱公不辱也耶  
則辱矣嗟乎耶之民耶之吏繼今而後者其善護茲木乎

華陽縣學記

張行成

眉山程勤懋傳宰華陽既新學館屬子記其事曰舊學古  
向大成殿在東北棟椽椽腐風雨不庇諸生之居鞠爲茂  
草今改築止文明之仁南嚮闢三門殿中峙東西兩廡翼  
之以繪從祀諸子最後建講堂舍職長諸生員以四齋爲  
屋凡四十五楹不侈不陋庶幾仰稱朝廷興崇學校之意  
勤先人政和間嘗宰是邑公正不可干以私邦人以鐵面  
稱之遺愛今未泯勤不令竊世官時適多事區區遵守遺  
訓不敢費逋負貸新租迫期限以生事濟姦重困吾民訟  
之敗風教者不敢不治他惟直是予不敢曲法不敢深刑

奔赴期會偶爾後他邑而斯人亦相安得以餘力爲是舉

爲懋傳云爾按成都記華陽縣學孟氏之太學也華陽古

梁州之境卦直坤故俗尚文星屬鬼故君子通敏其人任武

武王伐紂始見于經自文翁立學官得張寬司馬相如輩

厥後王褒何武楊雄莊遵之流繼出漢之英才蜀最爲富

造今千餘載間儒術藝文猶甲於天下方孟氏之僭志士

耻食其祿至有不教子孫讀書者慮求仕也彼大學所養

視文翁時果髣髴萬之一耶雖然給事中郭延鈞建議修

禮殿宰相毋昭裔以俸金刻石經而廣政十二年別建此

學君臣孜孜如此其心以爲不若是則耻焉爾况堂堂鉅

宋之世而可視學宮蕪廢泰然不以刻意哉抑又聞治國

如治家身法即政法也惟君子見遠者大者否則小而近

馬是故謀國者急聚歛而緩教化起家者先計筭而後講  
學蓋財利之効速道德之功遲也時俗雍熙官府優游崇  
儒雅以飾吏事譬之富家延師教子已足稱賢若倥偬不  
暇給而肯存心化本正如原憲之歌商頌顏子之樂簞瓢  
舍古循吏或未之見也艱難以來鄰好雖修邊備未弛計  
司責縣宰令興文書急星火懋傳乃能作是事賢乎其知  
務哉

韓忠憲公祠堂記

閻灝

自侯國爲郡縣傳記始有列循吏者固須凜德讓風迹清  
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歿得奉祀則其章明與  
日月參光而無窮已也漢元始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  
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而南陽亦爲信臣立祠昭然史策增徵赤制此典  
一墜昧沒千載然而有碩德傑望矜式薦紳厚澤英績周  
洽民俗丕咍瑰偉自與禮之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合而  
輿心稱願以祈薦饗則此甚盛事可得已耶宋天聖中韓  
忠憲公以樞密學士諫議大夫鎮成都威靖仁溼內外誠  
蓋方嚴正直動述儀矩中心樂易以教化爲首務俗尚悛  
革安趨夷遠始日官以蜀當有兵變夷大沴爲言者朝廷  
憂之公於陞辭之日二宮諭以占說公俯伏曰願以屬臣  
既至蜀果大旱炎暘干熾狼顧駭愕素寡儲峙生意潛奪  
公齋咨惻憂形見頰表遽發宅廩粟及令富室造饘粥以  
振救餓殍日自循徃按涖之撫慰噢咻率繇淵誠賴以獲  
全者不翅千萬始議救災僚有請限節米價者公曰不可

物始翔踊居蓄者固靳嗇以射利祈倍稱之息此令一出  
環千里之粟閉不至矣姑待之不挾日諸郡之輦餽大至  
價遂少損公嘗於中夕端肅衣冠祈請帝神靈兩如期焦  
槁以蘇斥絕宴嬉還集疫瘵損春完好武斷縮慄易荒爲  
穰化擾爲寧或言張乖崖歲出米萬斛估於民頗漁瘦實  
白請減之公曰此朝廷所以濡澤遠人爲最急者豈可輕  
議耶因前期倍數以給之且刻石置廡中示後爲不可革  
之意驕亢窳久府江幾涸蒔稼將瘁溝澮填闕提封曠然  
沈潤靡及公遂遣官行視江流訪故老得堰曰九外口未  
始疏導即命新釀爲渠以注之水行徑便均溉諸邑後常  
修決倚爲滋植而利甚豐博蜀之戍兵舊比食淡公損塩  
估差等而鬻予之著爲定令新繁彭益之交舊匿奸寇賊

有閃地黃之號公行刑殺蒙隱逾時公廉知之鉤發連  
情得罪具誅竄渠支清洗祛策至今新繁無盜公敦尚儒  
雅平日誘進文士以倡教育會詔秋貢士公戒有司務公  
其選躬視精覈擢章君陳爲舉首章遂登甲科後立朝爲  
聞人餘悉時之髦彦接武以取名第西南文章基此而盛  
藩會讌饗往皆趨佛宮廡下蓋祀具湫底庖宰擾雜公飭材  
於廣庭爲廳事以宏豐鎬之地遠去封割表揭瞻望方隅  
偉之踰再期會以御史中丞召還蜀民懷悃如失慈哺公  
歸朝尚以邛部蠻馬歲來鬻於永康經踐山川知道途險  
夷爲蜀後日虞建言願徙即沈黎朝廷從之以杜覘伺之  
便嗚呼何於蜀之恩始終隆隆耶踰三十年榜儒之頌歌  
不衰天福干遐世象其賢上復用公第三子端明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公繼治之追功席休踐階  
厥猷紹叅神明今昔相照官榮家範古所未有德威宣茂  
歲時大和於是臺耆善良會千百數擁祭戟門道前世祀  
事謂忠憲公之祠不脩爲蜀之愧願即文翁廟之南宇爲  
一室繪屏日之表而以端明公侍其旁庶西南人事之無  
窮以大朝廷用世德之盛其不可辭端明公曰衆之請至  
矣矧於義無疑遂許之而止其圖已像堂序樸嚴繪事莊  
潔毅如嶽鎮煥如星辰憑憑威靈萬世瞻仰既已承人士  
大夫謂瀨竊穎宮之游日與諸生道古今盛美宜實其紀  
從金石刻瀨再拜受命而系以詩曰

惟宋受命繼古聖聖弼臣臯夔世載德盛嚴嚴韓公有  
倬其道方國碩望朝廷元老天聖之末蜀人蔣麟公竭

惠慈營營一日以厚恩春賜凜威秋霜善惡判明納民安  
康始三十年世象其賢公功愈昭斗奎于天蜀之父老  
百拜庭下願脩公祠以永瞻慕岷盤坤維江紀南國公  
祠之嚴相與無極漢之文翁宋之韓公邦人永懷穆然  
清風

### 張忠定公祠堂記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爲政於蜀又矣然蜀人奉事  
如新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蓋由今崇寧之乙丑距前淳化  
之甲午送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三年維是城闕之衣冠  
與市區之翁媪允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  
奉折衷車者亦已翳滅飄爲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若  
孫亦復衰落跋跋向盡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

辦嚴欲離軍府時事至比其大父與高魯行禮意勤渠反  
更過之此非人情榮古上鬼喜以所聞為勝不覲為神抑  
亦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懈於心故自公在事吏  
民固已竊圖容表共祠於家飲食必祝斷無弃我然而比  
公去治歷年引久乃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直學士  
公始為廟室附祠祀如典禮而龍圖閣學士劉公又從而  
潔完之庀事益光已而星霜流易木石老邁月支歲柱危  
就傾什於是今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恠焉曰此蜀  
召奩也奈何乎忘之言未既有號於衆者曰信也後之矣  
宜乎公以我為忘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且日則相與頓  
首伏府門下因鈴史吳言所以懸負狀願假期日自劾虞  
公遣吏秀若罷之亟下令華陽如其誄且以知縣事李君

孟候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堂十凡鳩作十旬百堵

成寢宮闕清牆戶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又以虞公之

德為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并取同特部使者

一二人像離列其次於是東蜀揚某聞而竊言曰甚矣

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往往旁撮茫昧為神異

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平治亂紛

終所以輯美風俗大抵氣決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拊循

安和如倪寬而不濡懦操制英發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

體綿密如召信臣而不寒儉故內脩刑政外靖羗夷皆有

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塩估直燕游在所講若紀律不可

輒易昔黃霸居潁川蓋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越七歲治

益顯然霸微緣飾為奇恠辭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

之奏鷓鴣雀之謬無以異乃公所爲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爲  
久遠規繳膏味噤足後人嗚呼所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  
謂耶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爲迎神詩曲授巫覡俾歌舞焉  
而并刻之詩曰

若有人兮濮上外趣駕兮馬往朝嵩洛兮蓐食脯咸池  
兮共張蹇颯飛兮電掣即參井兮一歇全劔靡兮莪蓋  
呵力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倘狎指其下兮餘鄉水油油  
兮雲委天與地杳兮耕桑靈既集兮安止休後乘兮山  
趾父老羅拜兮勤歸問何闊兮音旨步從容兮新宮仰  
桂楣兮叢叢睇垣廡兮四繚紛采飾兮青紅靈顏愉兮  
康樂御圓方兮綺錯進巴歌兮飲舞神已怵兮不惡西  
玉壘兮微冥臨岷水兮不驚南靈關兮窈眇與雪山兮  
爲高靈之懽兮澹蕩更千秋兮一餉決祥液兮天門浸  
吾人兮決漭謂君公兮良勞起我壓兮崇朝公行歸兮  
三府視此赤白兮中霄

都人共思川新建會廳架可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若干而其  
奇贏其孳息溢于常數不在焉馬年歲以其入分實塞  
下又以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  
岷湟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  
食飲其爲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  
嘗怨而市於羗者未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價估馬以  
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  
僦餘夫番休遊行輕鷺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

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苛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能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矩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途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關決而須報者庭無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爲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痺規模褊小下潰旁束黜昧不奕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幕府治事之廳尤為褊迫郡吏晨趨肩尻踣倚蹠跡側睨需次乃進前此盖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今使者黃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爲屋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己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

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籤雲委望其表則綺疏華燠門序峻整赤白烟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令楊某聞而竊言曰夫全殺乾沒之弊根於胥史緣絕之奸萌於圖書之逃亡山吏治之常嘉尚非其大者也夫惟朝沒其一焉遺其凡暮絕其一焉闕其月積日引久遺亡猥衆則其成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爲嘉不既大矣乎今黃公爲是願欲與成法爲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矣是固不可不書也乃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藜桂堂記

常璩

國朝設科取士之制名謂之因隋唐之舊實肇造一王成憲其著之甲令綱紀條目纖悉微密精審明白天下安而服之而人材輩出公卿相望高文絕武鉅德殊勳鎮社稷

光邦家者率由此選故世號進士為將相科蓋其自鄉黨  
所保任郡國所貢薦禮部所程考至天子親試於廷一切  
按法無敢慢至公雖有鬼神不能竊毫髮須臾之幸有司  
謹尺寸銖忽之間而每獲魁梧非常之器士子就規矩繩  
墨之內而自見豪邁不羈之才是以朝多得賢下罕失職  
雖不用三代取士之殘法而盡出三代取士之本意雖不  
修三代取士之虛稱而盡收三代取士之極功故士以進  
士登科為榮焉夫天下之所謂榮者榮其無私而已恩澤  
因緣爵公封侯者尚矣而世莫之榮也蓋天下知其私爾  
嗚呼惟天下有公法然後士有公進惟士有公進然後天  
下榮之况於一邑之小一家之中而登科者躡踵宜乎藜  
桂堂之作也堂作於延壽佛廟而延壽在雙流之東門雙

流者成都府之隸邑也宋氏家雙流而雙流以進士起

始於宋氏凡宋氏登科慶曆五年二人曰右賢曰右仁皆

贈朝散大夫曰文禮之子也長為太常博士次為朝散大

夫贈朝議大夫治平二年一人曰構朝議之子也為朝奉

大夫贈太中大夫元豐五年一人曰良孺博士之孫也為

朝請郎崇寧五年一人曰京太中之子也今為朝散大夫

太府少卿出知邠州宣和三年一人曰衍太中之孫太府

之兄曰亮之子也今為迪功郎自朝議至迪功祖父子孫

聯四世自博士至朝請祖孫再世而皆大夫之後也邑人

既榮宋氏登科之始又榮宋氏登科之多推本大夫教子

之美而熙寧中邑令尚書屯田員外郎徐侯九思嘗揭其

所居坊曰藜桂故堂名用之且圖宋氏自大夫以來像於



堂上邑人之語曰使吾邑之冠者童子登斯堂見大夫之  
像則莫不樂其賢父兄使吾邑之先生文人登斯堂見博  
士朝議之像則莫不訓其良子弟使吾邑之衆歲時大和  
會過堂下瞻望宋氏之一門服章煌煌而英風秀骨容貌  
出類其咨嗟歎息徘徊而不能去者不知幾何人也則爲  
善者不亦用勸矣乎雖然宋氏其來遠矣大夫有隱君子  
之德有令聞於其鄉第曰堂舉賢良方正科深春秋學名  
見國史博士健爽挺達悟死生之說朝議佐邦領郡有迹  
未老勇歸見其子爲使者太守東坡先生所謂丈人今年  
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又曰茶講上壽白玉壺公堂登  
歌鳳將雛者贈送太中 親知彭州詩也太中受知神宗  
皇帝數進對稱旨屢典州兩爲尚書郎文學政事譽譁當

時朝請雅粹儉潔喜自晦匿太府初鎖其廳取科名歷節  
版曹天官遂貳光祿太府年少立朝不阿附詞藻燁然迪  
功擢第又以鎖廳年尤少未壯辯洽有祖父大略夫善父  
者積厚積厚者報長宋氏之善父乎視大夫則其上一世可  
知也宋氏之積厚乎既五世矣則其來者可知也或曰宋  
氏善父積厚而累世之仕者又皆聰明雋拔獨未大顯何  
也有應者口聚興忽起一朝不仁而貴富生兒豚犬嗣酒  
壘續飲囊非所謂福也惟禮義忠孝之傳業行聲名之聚  
冕裳輿駟之繼不斬不斷譬猶源之往也無窮而甚長是  
所謂餘慶也今宋氏五尺之子三尺之孫競務於詩書憤  
排泮磨晝夜勤苦若有物迫逐之然則天之報宋氏其可  
涯也哉

淘渠記

席蓋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環街大渠其餘小渠本起無所考各隨徑術枝分根連同赴大渠以流其惡故事首春一導渠歲久令瀆遂懈而壅大觀丁亥冬益之先人鎮蜀城中積潦滿道戊子春始講溝洫之政居人欣然具畚鍤待其行部使者議于臺邑子之無識者謗于里令既下知不可遏則又曹耦相與語口未論其宅積泥通塗可若向先人聞之笑不爲哀上既汗泥出渠農圃爭取以糞田道無著留至秋雨連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稱歎多向之議而謗者也後二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未視事夏暴雨城中渠決無所鍾洩城外隄防亦久廢江水夜汎西門由鐵廳入與城中雨水合洑湧成濤瀨居人謹趨高阜地亟遣官樅薪

土塞牕決小東門水口而注之江僅保廬舍又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衆謂汗穢薰烝之咎嗣歲春首修戊子之令邦人知疇昔便利無異辭且補築大西門外隄後引江水入城如其故而作三斗門以節之舊走馬承受解舍之南克寧第一榮壘之北有汙池積水日深大南則吞街衢爲一池行人不戒誤蹈犯歲有死者鑿此地掘池之盈以匯于大渠築短垣以護池岸茲患遂弭是歲疫癘不作夏秋兩過道無涂潦邦人滋喜益謂僚吏歲二月循行國邑通達溝瀆毋有障塞此王者之政今長民之所當務也且前事可師獨廢之何對曰淘渠之令歲亦一舉行里胥執府符爲醉飽左契爾如豪舉之室屋權要之官寺誰敢招視其通塞者編戶細人慮不及遠每早夜叫呼于門得所

欲則去間有欲問者患不知其源委詢諸吏民各懷私意  
莫肯以實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今歲繪為圖以從事矣圖  
可據乎皆曰圖如不可據則時雨既降必有受弊之處今  
積陰每霽衢路如汛掃是圖之功也益曰邑之有溝渠猶  
人之有脉絡也一縷不通舉體皆病按圖而治之則纖毫  
無敢鬱滯者矣益刊圖以示後之君子如有志於民意誠  
而令信於斯圖也將有考焉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仲安  
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間天下棟  
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有題榜願陛下萬幾之間親御翰  
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成流道德之富覃及遠方之意

上可其請即命仲安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安至自  
輦轂下益備位牧守率顧問僚佐出迎于郊拜受於先聖  
祠下圍冠方領之上濟濟翔翔問巷阡陌黎老黃幼聳觀  
謹呼咸用欣戴大子闡融文教遐不作人之盛德罔不奮  
勵感激興于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王導有言方今戎虜  
煽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心宜正人倫設序  
序便俎豆之事繼而更彰以著淳風流德化天下不以蜀  
之遐闊僻陋越在裔壤肆頌宸筆光裕黌宇煙菲露結之  
形鸞翔鳳翥之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  
舉矣昔苗民遂命虞舜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  
興衰撓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臣  
雖鴛劣敢不推廣上意聳勸蜀之士大夫悅禮樂敦詩書

和衆安民慎固封守以仰禪中興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  
神樂育之惠臣益頓首幸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  
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東漢興  
平元年太守高朕作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  
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  
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朕始畫收嘗增益之今壁間  
人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  
十年刺史劉俊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  
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  
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受

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東南隅以貯  
經益之先鎮蜀奏秩文翁高朕于祀典又請樂工于朝  
教士以雅聲而後類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  
雍之外無與比者向者逆胡荐食上國惟蜀賴天子神聖  
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爲急春秋釋奠守者不  
親行敕下吏攝事以故風雨烏鼠之虞不至黌舍蓋自東  
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  
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  
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畫護全蜀兼行太  
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圯板築之  
功以此已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於  
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

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闊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  
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尚友君子者知此  
心哉紹興七年記

大貢院記

關者孫

國家用唐制以進士取士三歲大比士由州縣陞者曰鄉  
貢詔有司進退之此貢院之始也太宗覽進士試喜曰天  
下英雄盡在是矣當時以爲美談余則曰自周鄉舉里選  
之法壞而士失其寓猶賴春秋戰國之間齊晉鄭衛之君  
以君子多寡為盛衰而田文趙勝之徒客多則疆士雖失  
周之寓然各隨其所寓而安至秦則忌之忌則殺之以爲  
之害可以盡掩天下上而不知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  
則秦不能掩之也漢用秦士起漢則先收士於是惠文而

下有選舉之法曰賢良曰力田曰孝廉曰明經皆其目也  
漢以選舉寓士故亦不失其寓王莽曹操睨先後之弱而  
欲襲之則又忌士士遇莽操如遇秦然秦不能殺蕭何曹  
參陳平張良之徒於前而莽操亦不能殺寇恂鄧禹周瑜  
諸葛亮之徒於後士之未易籠絡如此漢楊子雲曰周之  
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謂周貴士可也謂秦賤士則秦豈得  
而賤之哉唐因隋舊以進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仁傑  
張九齡姚崇宋璟裴度則亦能為唐疆而其末也如鄭朴  
揚知至則為唐之亡矣取士一也何始末之異也余觀太  
宗初興本有忌天下英雄之心既不能用秦之殺則欲以  
進士為餌而銷之吾忌士欲以此銷士而乃誑人曰以此  
取士士不識吾心且已識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吾將

幾萬鍾幾千駟可要而來之哉識吾心者不來則來者宜其爲鄭朴楊知至之徒也國家取士用唐制累聖待士則非太宗之心所以得士上勵精求治思欲得天下士與共大功業今取士一塗而貢院實爲進士取士之始則其容略乎夔一路十五郡而合六郡進士試于夔初無貢院以破寺寓之寺破尚可也而夔一城惟一寺一歲而天申會慶兩節郡臣子舍是寺無以東嚮而祝堯也豈可又以之爲貢院而二年一殘破之乎夔則寓貢院于此歷幾歲乎而不問也歲庚寅前待御史王君伯庠來鎮夔下車之明日慨然嘆曰託釋氏以見臣子之尊君貢多士以示諸侯之報國此豈細故事而弊於前不問於後可乎况今取士惟進士一途吾待進士試不薄俾士亦不自薄進士而後

得上則貢院爲郡第一事也下令創新之然退而顧公怒視民力則弊不可仰欲遲之則已下令郡進士鵠立待也於是公私之須皆一歸於節專力治之凡五閱月而成爲屋一百一十間一毫不取於民民但見其成而不知其爲力也則相與歌之以爲君曾爲上耳目官知國體者君不薄進士是欲士不自薄進士得士而貢上者也君之爲政可謂知其本矣君濟南人君之考君諱次翁嘗參大政事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君自立不以公卿子弟官而世進士科今守一藩能不忘本如此視古以曲江題名爲非以家有文選爲過者何啻九牛毛耶貢院落成郡士屬余書輒記其月日云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官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劄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劄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禮正書周禮孫明

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劄而能盡用大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大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

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  
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  
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註不同者尤多  
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  
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  
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論語述而篇  
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  
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  
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附于經  
後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為于上又刻古文尚書而為之序  
曰自秦更前代法制已來凡曰古者後世寡乎無聞老矣  
之作固始於伏犧然變伏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

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

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浩劫盡唐天寶之  
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  
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  
是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槩想則古書之傳  
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  
於學官廼延士張真倣呂氏所鏤本丹刻諸石是不徒文  
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與棗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  
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  
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  
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

夏望日序



巴州社會記

慶正

人與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同於一理均於一氣故君子以為人者同胞之兄弟而物者相與之儕輩也視之如兄弟則必親之而有相友之義焉視之如儕輩則必愛之而無暴殄之失焉知此則知所以為仁知所以為仁則知所以仁民而愛物矣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餘所施益博則濟益衆顧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而行之則為仁里里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調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故耶往時崇安告旱人將之食晦庵先生與其鄉之諸賢請於府得粟以貸於其鄉之人免於流離饑莩其年歲則大熟於是收其息之二而藏之既而還其貸於府而以其息為社倉行之數年人以為備淳熙時先生為浙東常平使亦以職入對因條其事奏之孝宗皇亦深嘉其意頒之天下於是所

存好事往往各以其私穀推行以應詔旨仁聖之澤無遠不被人到于金賴之近年以來吾鄉之士慕而為之者三趙飛鳳兄弟行之能多景元一等行之巴川陳孜等行之巴嶽之下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為錢千緡歲得穀三百石登熟則以價糶之擇人以掌其穀之數暮月穀價暴貴細民不易則收二分之息而糶之以濟貧弱以平市價又擇一人以掌其緡之錢藏明年其時復行其事歲以為常因其鄉俗之便變而通之於先生條目稍異然其所以惠利窮困之意大抵同也吾鄉地勢高仰無派泉灌溉之利世所謂雷鳴田者五日不雨則枯十日不雨則槁境埔峻疾而凶年常多比年穀價騰湧比之往時不啻三倍然人情趨於籠利閉糶以待善價者而此二十家者乃獨不然豈不足以勸其心惻其願使知所勸慕然則是倉之設不惟可以利濟於人而其所以補益名教之功亦不為小矣於是景元一來言曰是二十家者其心

固未嘗不一也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無倦他日若子若孫又不能保其行之而不廢願一言記之庶其知所警懼而傳之無窮也先王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乘時射利者龍斷之賤夫也慈細民之艱棘不易而思有以惠利之者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夫在事者因其貪鄙苟賤從而賤之因其用心之近於仁人君子而時加貴重之則孰不勉於為善又安用記為也雖然或者有所未暇矣無已則有一焉今二十家之所以為此者是必有聞於前賢矣且人物之生本同於一氣也見其一原也則其於人也豈不如手足弟兄其於物也豈不如鄉黨濟筆詩云兄弟孔懷又云兄弟急難行道之人顛連無告而莫之顧者有矣未有手足兄弟顛連無告而不為之惻然動心者也故凡二十家所以不謀而同不約而合者非有見於此耶既以此而開其始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則莫若讀書而講學讀書則理明義精講學則行著習察仁民愛物之心愈光大矣夫如是窮則行之一鄉達則行之一國以至推之當世是烏可得而已也故曰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莫若讀書而講學皆應曰然遂書以為記

雲安橋官堂記

李 壘

雲安漢胸忍縣地隸巴郡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按班固地理志有鹽官厥後吏於此者大抵汨汨於貨殖日治監筭商較析秋亭獨橋官則廢已久矣三江張子建來為縣之明年政脩民聽於是即治所之西偏建堂榜之曰橋官充爽宏敞絕出故常而主秦不以煩民又市橋數十本列植於堂下綠葉素榮鬱然可喜至者無不喟前之蕪第而愕今之美煥也會予自 府罷官西歸道所從出鐵舟留

峽日子建觴子堂上而屬予記今大官於巴峽之地者以夫飲食器  
飾使令之樸鄙遐睎近矚荒梗而蕭寂則皆有侘傺不自聊之心  
徃徃愁居蕙處數日而觀去是以見於事為率鹵莽因循無持  
久之計政之不舉而民被其患常必錄之夫地有遠近內外然鈞天  
子之郡邑也有社有民有祿賜以需餼有徒隸以犇屬則亦何歎  
之有詎可薄其官而怠於事哉夫人之情苟惟其欲之所自肆雖極  
耳目之麗猶不饜於厥心唯秉德有常不以外物易其守者則隨  
所遇而安雖投之於寂寞之墟納之於荒遐之域彼其中  
未嘗不超然自得也蜀惟是邑自後周肇易今名歷隋唐  
弗改至國朝開寶六年始陞為雲安軍中興宣撫使承制  
迺復改軍為縣隸於夔然猶存使名故官儀仍備太守之  
略而時節得以需章自達于朝它邑莫得而比也嘗試與

子建登斯堂而望見夫崇山複嶺之相繆豪湍迅湫之相  
颺危欄複屋上下而層出來檣去檝倏駛而交逝嘉樹拱  
而竒石峙雲煙蔽虧昏旦晦明其變無窮其樂亦無涯也  
間而譎屈平之頌所謂離世獨立橫而不流者于以思昔  
人意之所存豈不遠乎凡所以寓賞心而適曠懷雖通國  
大都瓌壯絕特之觀無以易之又豈止身寄於巴峽也耶  
蓋子建於其一邑之事物物焉理之皆各有其序於官征  
之所急不得而已者能有以寬之於世之所忽棄不省者  
雖一草木之微亦思致其意焉而况於其民序是可嘉也  
已惟一堂之成似未足記然使後之人能推子建之意無  
鄙夷此上而於其職所當為者益知盡心焉則民之蒙賜  
豈有既序是安可以無傳故予喜為之書子建名伸

重修初府學記

楊輔

成都自崇寧改建學宮厥初取具觀美不暇久遠計以故  
 繕治無寧歲淳熙初輔教授府學九年夏復以事至成都  
 所目擊者七八年間已兩更大初葺皆刻石紀事則其餘  
 蓋可以類見上踐祚之歲敷文閣待制豫章京公自工部  
 侍郎來牧全蜀夏四月始至成都即學廷見諸生閱實具  
 得其狀則歎曰屋大而幹弱是愈葺愈弊若損十年之費  
 撤而新之可得大治且持久而不敗於是決意庀事風雨  
 奮發役不累月而就由東序而入者旁行復為兩序序為  
 齋廬者四由西序而入者亦如之而又通廡以達其往來  
 廬亭以遂其公養而退有場羅牖戶以安講習而居  
 有几榻浴有室井有亭潔汚燥濕召遂其處凡

屋之以間計者一百三十有六而一椽一杙不仍其故

歲輔待罪茶馬事其冬始至治一昨明年正月朔旦從公謁

拜先聖退行新學顧見木石魁磊棟宇軒豁而匠製緻密

顯敞突奧至無一可憾蓋為之收動愕殆非復異時耳目

之所接者既又斥其餘力易壞增缺合新故屋五百八十

有五楹無不端峙行列引繩可度崇寧所初至是撤去殆

盡而新學於是大備其嘗經行四方者以為舉天下郡國

所無有嗚呼可謂盛矣惟成都學宮遠有所自今西蜀之

士千里畢赴歲二月待試而入逆旅無餘館則舍於旁民

居者多至數千計當此時而學宮圯弊不飭聚焉而無所

託其何以崇示賢方伯風厲儒學之意則公之所以未及

下車大建新學誠可謂治蜀之當務輔嘗觀往者學校盛

時賢儒相望由諸生而起者名卿巨公落落間出下焉者猶掇緝聞見決取仕進以知名當世而近歲則有可深疑者矣今公爲是新學慮深而意廣高明可以豁滯固靚深可以息浮靡潔蠲可以厲操尚而宏達可以遠鄙倍凡所以尊其居移其氣者宜徒爲是輪焉奘焉使過其下者咨嗟歎息而已哉嗚呼學者其尚勉焉流以源清枝以質榮反是而沽沽間間以重貽學校之媿則其責在士既簡其修亦導其趨反是而蕩決而後爲之禁則其責在師氏公行造朝白發其議願益重師席之選使長如公在蜀示有表勸如是而後公之新學本末先後始得以無憾輔職事有問幸從公游者踰年被命董餉西師將別公命以記新學輔固謝詞陋不足以表盛大會公且召去度不可已則勉書其事期與學者涵泳封植以益無忘公之賜公名字仲遠博大明敏治蜀四年如始至其治以安靜爲本遇有所建立類宏偉如公爲人而學宮特其一爾蜀人德公既深他日仰公之事業思而不可得見則於新學焉而觀之猶足以想其規模風烈之槩也

荆建有夏皇祖廟記

張玠

至神長存大功必報廟而祀祀而歆亘千萬載顯顯注人心目是崇是敬是興是奉斯不有主張維綱之者邪開闢之初三靈未奠五行以泊時則洪水橫流懷襄滔天民用昏墊弗協厥居惟大禹以神智承命俾乂克底平成之功迹其乘四載別九州刊木濬川導江決漢掃風冰雨手胼足胝八年于外而後澤者道陵者藝人得平土以居六府

孔脩三事允洽餘風遺澤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報之宜何如春秋時劉定公館於雒汭猶思禹之功德且有微禹吾其魚乎之嘆矧茲夔門當四蜀川流之聚合數百源而委之沅澧泥濘又甚他所而巴岡巫橋崔嵬盤錯壁立骨峙繚亘峻極固塞其衝奔潰洶湧之勢艱虐為力哉已而瞿唐瓜分灑瀕孤躄千崖萬磴兩兩却立黃流巨浸帖帖東下環數千里之地既宅既旅既蠶既粒孰知疏鑿功用之至於斯邪有唐杜少陵詩以史名寓夔日一吟詠不忘其木若曰禹功翊造化曰禹功饒斲石曰江流思夏后之類言意諄複殆不可悉數是其感慨景仰之情發為聲音有不能自己後之志於時者至此詎得無所懷哉歲已酉珮被命將漕夔門居無何復攝郡事率職之外於脩廢興闕

竊有意而未遑也未幾前制帥趙公以書來言夏后平之功與天地並今江淮河漢間咸知奉祀夔門疏鑿之力尤艱大而廟貌獨無何以示報本之意蓋亟圖之僕因考前代有少遺烈在茲土者率有祠奉顧后之丕績冒六合而導江至斯功尤顯茂迺獨無享祭之地誠大闕典於是始為刱建謀乃於江澨之白帝城得地十畝高明虛曠控瞿唐而臨灑瀕厥土燥壤勢面陽議以築曰宜哉則命計工役事材用既集未及作而今帥帳單公寔來交郡章迺相與言是事具以營造屬之尋以卜龜未食更歲始得出幣僦工衆役皆作凡為殿約門及廊廡之屬合百楹乃塗乃堊乃設貌像器用從給不陋不華俾爾邦人與夫來者有以為瞻依享祠之所而其明明之德猶足以令江神而

濟舟楫也昔人論廟祀以為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甲故  
有萬世之功斯享萬世之祀乃廟貌之設夫豈荒忽迂誕  
而莫可質信哉繼此薦而馨香實而恭敬有袂相屬于廟  
庭者雖至于無窮可也

重脩先主廟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  
義而行偉然正太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  
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  
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  
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資以中中原孫氏席疆大之  
勢以併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士非有志於王室也海  
內之士劫於威制雖倪首聽從而一不與之至後世初害

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廟  
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  
蜀漢蓋將憑籍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而列兵東向  
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  
孫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  
人品意像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  
德內脩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  
宇不負其君負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  
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  
厄於運數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  
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  
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

所丘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  
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  
後主而西徧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參天氣象  
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  
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  
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  
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  
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真獻至此顧瞻  
大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  
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  
月己巳經始落成于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為因舊起廢實  
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

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潏然  
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  
七十有八爲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  
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  
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  
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  
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  
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  
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鎮蜀  
未幾威德流聞民夷寧謐視忠武不愧異時志得道行其  
助恢漢業興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  
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



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雙流縣城隍廟記

任淵

郡邑通祀城隍之神蓋必有初久而失其傳也古者祀事  
下逮戶竈中雷况城隍郡邑所恃有神司之其尚何疑昔  
梁武進兵郢城有毛人數百踰堞而下見於史策則知崇  
墉深壑當隆盛時神所守護也雙流為邑甚古邑治東北  
有城隍祠喬木蒼然地勢深邃昔人相宅於此蓋以為岡  
阜磅礴泝氣所鍾而東北艮方於道家書是謂鬼神出入  
之門其祠之地也紹興二十五年有因其頽圯改築治  
西南者令長亟易邑居不寧父老以咎儻在是後二年眉  
山李燾仁甫來令茲邑始復其故棟宇像設既已具體仁  
甫去為賓幕予以無能猥嗣其事爭訟稀簡催科不煩官  
寺終日閒寂如古招提園空或至連月豈惟風俗淳厚士  
民哀予踈拙不忍累之抑神之庇既是賴遂以餘力增飭  
祠宇繪塿之工各致其巧侍衛儼列扁榜崇麗氣象葱鬱  
神用燕娛稚耄懽忻奉事彌謹降祥儲祉自今益蕃蓋神  
雖無方無體不常厥居而其好惡之情計亦與人不甚相  
遠如大家世族轉徙僑寓一旦返其百年故居能不忻然  
樂之耶漢家用諸儒議徙甘泉汾陰之祠於南北郊而咎  
異著見由此觀之雖天地之神亦各願歆其舊也夫神既  
不敢彌忘舊貫不當改前人之善不可沒其實而圖籍記  
載其事物廢興又將有考皆所宜書也遂書而刻之

制勝樓記

董鉞

蜀稱天下至險之國陸有劔門水有瞿峽設為兩關以扼

秦楚之衝一夫當關百萬之師眈睨而不敢進五代之亂  
孟氏盜有其國垂四十年宋宅中土開一統之運而分遣  
王全斌出秦塞劉光義率楚師水陸並進而兩關俱不克  
守倖僞昶于闕下顧天命人謀有足勝其險者予嘗客過  
劔門徘徊周覽切歎太平之盛而警備闕略及承夔部之  
使而瞿峽適在部中其備往往加濶畧於劔門迺請于朝  
曰夔州古雲安郡節度寧江軍舊治瞿峽之口景德中詔  
徙今治距峽口緜八里實據上游宜城夔以鈐截其險尋  
既報可會東宮舍人程君德孺來司漕事協濟其謀大合  
後於熙寧十年春正月之己巳而考以夏四月之甲午未  
幾尚書司門郎王君仲祥繇夷陵選領州牧行閱新城以  
規畫餘事得川圃故月臺者屹倚城側因展廣而增崇乎

接城面而方楹橫棟經構大備內疏軒檻以還月臺燕  
之舊而外嚴敵具以完壯形勢一日予三人者相與臨登  
其上四望群山參差拱揖於雲煙縹緲之際而紫翠環合  
以為女墻之衛而有白鹽赤甲文倉勝已臥龍馬嶺之別  
峭峯凌空而直上斷關偃半而平稍至於猗蹊鳥徑高下  
隱顯於荒苔秀蔓之間南顧江流遠經益都旁郡而斜引  
嘉陵之源雜漚以蠻鄉獠社澗谷崖竇奔衝滴瀝之餘而  
夾以東西二瀆以當三面之壑而有二鈎之鑊八陣龍脊  
之灘與夫灑瀨馬襍之變怒聲激石而洶湧晴影隨波而  
搖曳至如漁舸商舸往來出沒於窮潰窅溔之側嗚呼江  
山之勝不亦盡得之乎是在物者也因而言曰物有勝形  
人有勝幾形吾所以致用於周旋指顧之內而幾吾所以

四八續志卷之二十一  
應變於無形不測之外夔為一路都會而領州牧者昔用  
武人近易文吏乃總一十三郡甲兵盜賊之政蓋當左右  
全蜀之口而蜀之郡邑類夷漢錯居而負恃阻險易生姦  
孽比嘗覘伺罅隙或肆侵剽今茲隱然有金湯之固將使  
之聞風望塵而魄散膽落於崎嶇巖箐之下是豈徒得之  
勝形亦所以得勝幾也宜命之為制勝云二君皆曰然請  
書而刊諸石元豐元年秋八月戊辰鄱陽董鉞記通議程  
之元象額鉅野王延禧立石

墨池準易堂記

宋何涉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其  
常爾楊子雲在漢衰平新莽  
為名儒聲光馮馮雖  
百年亡輒衰賤有宅一區在內  
西郭隘巷著書墨池

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游明所以  
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蟻薨薨如蠅營營侵  
晦讒誑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宅歸然下據不  
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為世所仰也王德數畫中  
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稱號用淫虐暴恣以  
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所謂楊子雲果何人也宅與墨池垣  
入官界為倉廩地至知祥祖世及皇朝仍而弗革淳化甲  
午紀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廩化作灰阜賊平主者  
因其地改創營造以休養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曆  
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為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  
庭言狀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址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  
名龍文堂池復埋塞泮泮矣方議疏葺而公入觀事用中

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即高侯惟幾乘間獨至睹荒地渺  
莽咨嗟久之且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遠宅箴頌其辭  
義奧遠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標標士大夫不通其  
語衆指以爲孤陋用其道反紬其迹如聳善林俗之風將  
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樞  
密程公學據臺宦人推宗師扶乘颺流敦尚名義聞而說  
命取良材凡助其用都人士逮緇徒黃冠師亦欣歡忘劬  
來相是役辯方審曲率有意思直比而堂曰準易繪子雲  
遺像正位南嚮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  
曰解嘲前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  
移植交帶垂茗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黜聖之事  
畢成君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  
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  
久愈洪其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為之  
記慶曆八年

漢州莊真君卜臺記

郭印

真君姓莊氏名遵字君平蜀隱君子也事畧載漢史雜見  
於叢書異說者尚多弗著按益州記漢州鴈橋東有真君卜臺高  
丈餘有通仙井真君常潛迹變通從井中出啟肆賣卜又  
故老相傳州治形勢南高而北下多火災真君鑿井屢間  
工憲七星杓指南方以厭勝之則真君之德陰被廣漢尤  
厚自昔至今越千百年卜臺既已隳落井之應輔星者堙  
塞久矣比歲郡人往往逢災應或疑焉今太守王公憂民  
之憂乃如其說汰故堙井於是災殫不作民皆按堵一日

過卜臺下顧其陋尋加修築繪真君像其上前臨通道蔽以短垣蓋使邦人無忘真君之德也既成屬某記之某謂卜筮聖人之事所以極數知來洞照吉凶大槩使人知所趨避而已後之日者迺復求售其術假禍福以簧鼓一世豈聖人之意哉觀真君寄迹於此也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而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得百錢自足則閉肆下簾而受老子嗚呼亦異矣真君靈迹蜀諸郡皆有之其拔宅昇仙出入於通仙井事今蓋無所據至卜臺七星井則遺迹具在可考不疑故并書之

李太白故宅記

楊遂

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跡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文

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而不能為人用鳳鳥能瑞王者不能為人畜而先生以天成之才能神於為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人用與人畜也爍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夕天下無事聿脩文教卷四溟而袂寰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折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鑿待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膝說辭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嚮風不浹日而聲烜于華夏亦先生之遇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妬嫉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嘆也值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姑盛非謂無時矣以

玄宗之明非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妻非豺虎可投賈誼既出崔駟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舍有進退遂及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憇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為事爾繇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傲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經編史籍粉繪經輿若鼓號鍾而鬼神雜沓闢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縹緲悠揚迥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為謫仙人焉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上矣猛虎行可以勗立節之子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惰矣懷古可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

世匡君為意自西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飄泊羈縶悲夫僕常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暨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卧病而閑子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昂憤文章之壞一變古道又以貶而退先生振風雅之綱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以褒貶聖賢毀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不然以才學富多器識儁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也抑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為楷則亦可謂拔乎其萃者矣先生舊宅在清廡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宅已為浮圖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文每為太息辛卯謫蒞斯邑因暇披莽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往

其迹空在遼海玄鶴尚千載而却歸蒼梧白雲竟一去而不返爲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

岷山之精上爲金星母乃夢協先生以生厥名暨字則而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資詞源學派如洩尾閭自負上佐欲致唐虞謂予弗起蒼生其如遂來京師荃芬蘭蕩天子詔我金鑾賜對禮爲前席千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蓋英聲雷飛翰於區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歸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乞骸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闕鶴返青漢雲歸碧天緬追安期邈尋偃佺夕餌瓊藥晨漱玉泉放情肆志養吾浩然詩吟千首酒飲百觔西浮南汎夫何繫焉龍飲山前涪江之涘先生一去宅留故里數變喬木幾經塵世

草蔓荒蹊棘蘿廢址鄉人故老猶話厥美吁哉先生不爲不遇命也何如拂衣自去蓬萊金闕崑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傷心日暮

忠武侯祠堂記

宋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沂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臥龍屯營迺不復見接晉永平中臥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謂卧龍無首對江濱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

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知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為多其取江陵破虜亭功最後偉然知推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異事而權寧屈於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推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忽然真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

後是代魏受禍也嗚乎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邪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為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於蜀迺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臥龍寺僧慧璉為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略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為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克敷文閣待制



四川通志卷之二十六  
知夔州軍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事克夔州路兵馬都  
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記

脩成都府府學記

馮時行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鎮全蜀  
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地毀不治喟  
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爲俎豆開立政化純  
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間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  
教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爲教  
贊頌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幸斯文德至渥也成  
都西南太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肄習無所其何以仰  
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消吉肇事力不民役費不民  
取易腐敗而新之補其闕凡四百楹皆敞豁靚潔精堅嚴

賁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夔西極梁洋分集庶下歡喜鼓  
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縉雲馮  
某俾敘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亨其治蜀  
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弟樂易之政無愧於前人  
詞曰梗楠於山魚龍於困物生有元彬彬學宮畜儲其中  
登爲卿公聖神宅尊滌除妖氛煥以克文夏校周庠達於  
四方聲教洋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竭  
孕其俊傑繫予近列西南巨屏綿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  
往哉惟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  
公拜于庭皇亟其行虎熊旂旌公來祁祁致其肅祇先聖  
先師願瞻顏傾心經日營函命鼎新刊山浮川巨桴雲連  
徒旅閭閻已卯仲冬日旦氏中消吉嘯工千趾俱升趨之

四十一  
丞丞各奮而登翔然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其  
邦之從之岌岌疑疑公升于堂而色而康嘉言孔揚諄復  
誨語如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誘  
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貴儒尚德百王  
之式惟公之賢受命于藩皇澤遐宣斡旋樞機皇曰來歸  
蜀人其思樂石峩峩矢詩不多千古不磨

羅城記

馮時行

朝廷用兵恢復陝右置川陝宣撫使護諸將治益昌其後  
罷兵宣撫使為四川制置使治成都兼成都軍府事備關  
營屯諸軍凡十餘萬皆其統御巴蜀西南與吐蕃南詔接  
由綿龍包戎瀘施黔凡三十餘里皆其鎮撫合巴蜀六十  
郡二百餘縣吏之能否民之休戚皆其督察制置使之任

其重如此宜其所治城郭甲兵有以示威武肅觀瞻制不  
軌銷未萌乃今城若一可踰隍若可塗而諸將奔走稟號令  
邊吏緩急絡繹關陝州縣四集受約束聽期會與四方通  
客游士豪商巨賈皆有摩袂屬會府下觀見大府形勢衰  
落不振雖有肅心不能不弛輕侮微萌陰為禍胎詎可忽  
歟紹興二十八年天子命書舍人鄱陽王公領使事下  
車未幾軍民大務網條盡舉已而周視城郭笑而言曰諸  
侯守在四境是決不與臨衝相當譬肩之在人無與於觀  
聽食息然無之鮮不以為奇疾大病悲憂無聊若不可生  
蓋人所當有不可獨無故也城池固凡郡國所當有况四  
蜀視成都為心膂餘郡為四支又制置使所治邪然民方  
勤於才力不堪徭賦乃蒐壯城卒之役於它者三百卒為

黨備糗糧具畚鍤以授兵司分董其役課功隋明賞罰人不告勞懽呼就事居人咸喜羊豕醪醴犒勞踵至權輿於二十九年五月迄明年十月城比舊凡周四千六百丈有奇雉堞嚴壯溝池深阻氣象環合頓成雄奧遠近縱觀駭愕歎異既又表丈尺而以三百卒者分主之遇闕則補俸幕月一巡帥守季一巡有不葺坐其人如是守之可以數十年而不壞公曰是役也費公帑十有六萬而九邑之民一毫無與以官自有壯城卒而卒自有衣糧故可不勞不費而集事是宜具載本末以告來者遂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馮時行夫春秋書城防城虎牢之類凡三十餘書蓋備不虞防未然政之大經公當晏然無事之日為有事之備使遇仲尼當獲大書下吏既聞命矣其何敢不勉公名剛中字時亨初召對便殿詞氣壯偉上察其器識可任大事擢左史遷詞掖繼授以蜀政行且大用矣

雙流道遙堂記

李壽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案諸史牒唐韋嗣立嘗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凡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併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思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

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孝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  
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  
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使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  
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寢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  
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  
與流俗小異雖居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  
詔嗣立襲道遙公曼故封道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  
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曼對然察嗣立膏懷本趣似不  
以紛華盛麗為悅者顧弗能蚤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  
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屢汙穢姑託此強  
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  
歲而予實來邑之類剝殘缺固非當時比而余又遲鈍迂

闊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  
立之寢課若山林則子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執而  
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啟窓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道遙  
簿頌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  
云

南康郡王廟記

張縝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水擊離  
堆辟沫水之害溉田以億萬計相與尸而祝之者今環蜀  
境漢興守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其  
後學校官為石室以祠翁至欲與周公孔子配秦守以功  
惠漢守以德教光明後偉世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  
者蜀人必為建祠或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是有也昔以蜀

遠而地勝受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可倚重者丞相御  
史往往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膏澤可下而蜀之人亦  
以兩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故雖去而敬其奉  
嘗猶不敢忘然則蜀視天下其亦可謂敦虛而易治矣唐  
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望常南康王在治寂又德  
惠家著今蜀人之祠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內  
外獨無專祠於禮為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  
內相胡公鎮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與  
夫夔峽科買金銀之弊垂六十年民力重敝吏陰拱熟視  
莫一措手公悉審核精考以聞凡所以為民之瘼者不一  
而足公討理脉絡刮求根株盡變革乃止初青羗奴結之  
就順也公時方入境增調西兵指授方略扼其脊尾制

不得肆至是懾服面縛塞下環蜀地數萬里安於靜簡兩  
賜順序年穀屢豐衆政既舉迺講舊典之缺度故宮宇之  
隙地新庀王祠門屋耽耽廣殿渠渠脩廊環擁便坐後列  
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木陶甃朽  
壤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官而民不與知蜀  
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祠既建民益抃舞續以部  
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府下公命續記其事辭不獲請續  
乃復考王之終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正元  
姑息猜忌之間外能折吐蕃之鷓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  
撫柔其民三歲一復使蜀士晏然皆樂其生王之德於蜀  
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以隴州假守斬朱泚之使至其未  
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建請憲宗監國朝廷為之增氣大

節凜凜皎若日月豈獨書治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吐蕃四十八萬衆俘其驍酋靡不如志雖諸葛孔明南定之功無以尚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陸梁山谷吾將士乃異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略著於簡策之舊者其可不崇大之以昭示來葉公方將奮張王靈洒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懷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子之言然盍遂書之續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臯字城武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

遊浣花記

任正一

成都之俗以遊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粧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里入

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遊與其日凡為是游者架舟如屋飾以繒綵連檣脚尾蕩漾波間蕭鼓絃歌之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閱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游觀或不能肯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闐然有旁郡觀者雖負販蕩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游府尹亦為之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衆人之樂而後返其傳曰此冀國故事也冀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媪嘗禱于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弊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文欣然濯之溪邊每一

漂木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百花潭會崔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敗其家納以爲妾寧妻死遂爲繼室累封至興國既貴每生日即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入因之歲以爲常且即寺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爲見時得於傳聞如此顧未嘗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而適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興國遺跡漫無可攷獨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爲兒時者大抵略同時余猶爲疑其說之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曆中崔寧自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揚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勇出家財募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引去蜀賴以全止以姓見初不載其封興國及爲何許人其

寧扞大寇以功得封史家略而不書尚或有之至其家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壯庄又曰百花潭水即滄浪其來久矣非由興國而得名也吾意蜀人之不忘興國之功歲即其祠致禮焉因相與朋聚爲樂非謂其爲此邦之人及寧有爲僧漂衣之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務爲誇誕若不足憑况潭在成都爲近郊使興國寔生於是寧方節度鎮蜀何至奪其境內之民而妾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此甚不然者矣客有謂予曰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潭之得名與子美實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於境內一女子乎大曆之世朝野多虞下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自視僻遠違禮叛律以資聲色之奉以欺朝廷之不

知且莫我誰何者蓋有所恃而爲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  
天爲盧杞譖死不能保其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  
天或使之邪方寧無恙時驕其嬖妾至馳騁出游於十數  
里之外使人習之而不能改遺風餘烈猶足以啓後人之  
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於通道大都震耀其閭里  
之人傲睨一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後雖冀國嘗有  
功於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說如此客以客之說又  
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暮笑謂客曰是遊可樂事之然  
否姑置之未暇究也坐客皆笑而罷明日錄其言爲記

重修江瀆廟記

陸游

自古水土之工莫先乎禹紀其事于書莫備乎禹貢之篇  
禹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岷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  
導江游嘗登岷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爲漢水之  
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  
之西大山廣谷豁舒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  
所從來充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  
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  
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  
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  
五代之亂淫習刻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  
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修大廟  
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聞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潞忠  
烈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爲  
撤祭飲福之所而廟亦宏麗矣厥後雖屢繕治有司不以



寢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直罅苟偷歲月淳熙  
二年六月令尹敷文閣侍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祇  
肅祀事既退讀開寶中脩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  
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嘆曰潞國子  
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  
日而兩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  
私餘營夷順服乃自三年二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  
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  
九千四百七十甃甃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一十  
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千有七梓匠役徒以口  
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為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八百七十  
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曆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  
吏來請游刻文麗牲之石且繫於詩詩曰井絡之躔下  
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蹶三峽放于荆楊我考禹迹  
九州茫茫千礎之宮肇自開寶吏靡嚴恭庭有第草范公  
來止事神是力廟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于海朝宗  
廟成公歸與江俱東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  
公名

籌邊樓記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  
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我記  
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樓廢人  
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夔道黔中越雋諸郡山川  
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止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

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  
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符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  
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  
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  
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并定襄五原以抵靈  
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  
畫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六事雖虜者老大人知之不如是  
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區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  
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  
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  
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  
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

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距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游曰請  
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連帥濟南王公生祠記

陸游

乾道七年二月夔州連帥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  
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  
府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工公之為是役也寸寸銖銖心  
計而手度之繁日月乃成形容為癯髮為盡白其德於士  
豈有既耶盍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  
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  
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  
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  
貢士於天子天子近臣與館閣文學之上是其尤者而親

策之於廷策既上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  
諸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母伏嘉言母醜衆正其任  
言責母憚大吏母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  
方母懷讓母服讓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  
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迺可無愧而子於記亦  
無愧辭矣若何旨曰唯敢不力公名伯庠字伯禮嘗爲御  
史今直閣

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

于真

唐貞曆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蓋欲下三峽道荆襄  
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瀼西最後  
徙居東屯質之於詩皆可考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  
獨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

後掩崇岡樹林葱蒨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少陵於  
是卜築焉厭囂塵而樂幽勝蓋詩人所以爲吟詠風月之  
地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當一草一木盡入詩句中  
矣少陵既出峽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屬李氏少陵手書之  
券猶在至子襄頗好事講求故蹟復置高齋用涪翁名少  
陵詩意創大雅堂臨溪又建草堂繪其遺像歷歲滋久屋  
且頽圯弗治券亦爲有力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爲荆榛  
墟慶元三年春連帥閻中毋立公漕使蘇臺錢公暇日聯  
轡訪古歎高風之既遠而故居之弗葺無以致思賢尚德  
之意因李氏子欲折居毋立公捐金市之而歸諸官爲田  
一十一畝有奇繚以短垣樹以嘉木齋與堂之敬屬撓折  
者從而增葺之架爲憑軒闢爲虛牖開新徑以直谿而東

屯之景物深窈幽邃與少陵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跨草  
堂創爲重閣移置少陵像於其上凭欄一望則平川之綺  
麗四山之環合若拱若揖與賓主相領略蓋東屯至是遂  
爲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皇竒其才嘗召而欲用  
之故其詩有主上頃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  
故其詩有青真却垂翅少陵抱負竒偉身許稷高蓋欲少  
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羈旅之間可  
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爲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  
之嚴蓋其忠意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  
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避  
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  
葺之有以見其勿剪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之缺

典也夫地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  
興四百年之遺趾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是權輿  
於此則是後也豈獨爲游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二月初一  
日朝奉郎權通判夔州卑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緋于真記

八陣圖記

劉昉

魚復陣積朔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改幾失  
其真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迹隱然尚可見也顧將埋  
沒余心是悼亟令軍士裒石增累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  
橫廣狹之不敢少加損焉尚慮它時復罹前厄刊圖於石  
用示後人界垣之內縮而計之以丈爲分其外圍山川城  
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  
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磧是役告成

西川總志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之昔侯嘗擒孟獲獲  
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是固易勝耳逮至七縱七擒然  
後以爲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天下奇才  
也相温過此雖能知其爲常山之地勢蓋亦未究其妙然  
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  
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王公隄記

韓已百

梓衿帶二江歲病泛溢大抵武弱而患小涪悍而患大此  
王公隄之所以築也涪脅東山迤不克肆蛇行西折荐蝕  
城趾月積歲張故其患視武相絕先是府牧繼植長隄橫  
道江要毋使西顧己未仲秋一夕暴溢高出隄背十有八  
尺平睨城闌州民惴恐江落隄潰中流之捷蓋僅有存者

閻丘公泳議新厥圖營度甫畢以命入覲謀用中格今提  
刑王公通攝府事躬相其宜乃度水所嚮退依江與伐石  
爲隄三分其役臺任其一凡役之隸於臺者幕屬董之府  
任其一凡役之隸於府者職察董之鄭任其一凡役之隸  
於邑者令佐董之部分既定以次受地人競於功不成而  
勸隄成北自劉公隄之缺南至考功隄之址其長上下總  
三千六百尺有奇自是歲十月辛酉至明年三月癸亥其  
程得百四十日有奇役以工計凡三萬八千四百錢以緡  
計十分工役之數而一之糧以石計五分緡錢之數而二  
之隄崇十有六尺級而兩之以防圯跌松壕起上爲隄崇  
八尺廣稱之以備泛溢江獲安行無所迫阨寂如循墻緩  
驅徐去隄亦屹嶭延袤霞截虹卧堅不可犯父老縱觀懽

呼舞手知環城萬室自今足倚此以為命矣於公虛心體道於世無累植德不計於物利物不計於功仁風惠澤洋溢蜀左且無幾微見於顏面是區區者磨東山之石以修不朽於公何有惟夫規畫之詳金粟之耗工役之度使寂寥無迹來者莫考是無以永邦人之賜於無窮也用敢特書以詔世世俾勿壞公名勲字有功崇慶人蓋今日西南宿德云慶元庚申六月初八日門生文學掾歸已百記門生府僉判許奕書

萬里橋記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爲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羗髻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效識仁暴繁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且

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籍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傳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

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跡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歟今天下無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關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為石魚醜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巖巖翼翼

都人太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渺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未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先祖忝公元僚公命先祖為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為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先祖

張飛廟記

安剛中

漢自建安以來皇綱廢弛神鼎震覆姦雄觀釁實生豕心本初孟德之徒磨牙厲吻血視生靈期於吞噬不留遺力玄德抗據為國志在援拯一時豪英狗義蜂起相與提挈

共成大事諸葛關張實為之最凜冽威風萬夫之雄荊州  
之後群盜鼎來公為後拒畢力盡死以抗群醜奮髯張目  
橫戈一叱蛇豕異類褫魄逃遁虞淵之日覆耀西南繫公  
之功迄今千歲英靈之氣森聳如在廟食百世在禮固宜  
樂溫之山下瞰大江公之神爽實是寓焉自古迄今長載  
祀典舟行上下與茲土民奔走奉事敢不虔至九穀嘉生  
連被原濕舸楫往返安流無恙陰相之功在國與民天朝  
累封進爵為王惟是廟宇興建歲久行廊爛頽往來咨嗟  
力莫能振郡守李公向者趨朝祇謁祠下再拜祈禱厥應  
如響至郡未幾首議脩繕自捐金帛眾趨成之功費雖多  
了不病民徹去卑陋增飾輪奐開振地基比舊加倍是役  
也議興於庚午之冬落成於辛未之春惟公既有以利其

民矣又有以奉其神民和神安福祿來宜行將以是賀  
剛中忝是役知之為詳敢具以記

新繁縣學記

吳茲

蜀學比齊魯尚矣而茲新繁之學尤號多士絃誦之聲相  
聞也獨學宮隳敗不治縣大夫春秋以令脩祠事而已蓋  
邑大劇治者力不給而父老畏吏並緣侵漁相成無興學  
事學以是廢崇寧二年正月 詔州縣悉建學居數月宣  
德即郭君用舉者領邑事始至讀 詔書曰興學校以養  
士令職也明詔惻怛如是其敢不承亟走按行則腐撓痺  
陋不可復葺而近市喧囂且將徙之間燕於是屬其民諭  
天子德音聞者獲其夙心皆踴躍願奮獻地輸材惟恐居  
後既營民皆裹糧荷鍤以供役事君日勞來勸相以身率



之踰月而考成廟貌嚴肅序廡修廣堂室靚深垣墉崇固  
以楹計凡六百有奇役工二萬而無追胥之煩用錢八百  
萬而縣官所給十有二君師僚吏洎諸生行釋菜禮摳衣  
升堂頌禮甚嚴退即其次百用具修父老縱觀太息曰是  
吾蓄意數十年而不敢發者也何意垂白而觀大化之流  
乎舊學之建有石刻君大父光祿公實職其首先君朝奉  
公嘗佐是邑今諸生尚有經講授者君又一新此學於吾  
邑是世有造矣蓋紀之使吾子孫毋忘郭氏乎鄉先生句  
宗召即以語遣人走京屬之同年生吳茲茲曰昔漢之初  
叔孫通為制禮儀魯兩生嗤之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  
而後可興也國家自 藝祖肇造區夏百四十年于茲矣  
海內大寧既庶且富雖雖乎禮樂制作之時也主人述元

豐成均之法推之四方使虞夏商周之盛復見於旦暮而  
郭氏亦世官於繁故教告未孚而人謹趨之然則德澤溼  
養豈一日之積邪魯兩生之言不誣矣諸生鍾江漢之炳  
靈被漸磨之渥澤方蚤夜奮厲以承休德將見材行完成  
可承可庸嬪然並進於朝使衆咸曰崇寧教養之効循吏  
承宣之力也顧不美歟郭君名瑜某州人天資明恕御吏  
謹饗策而抵民甚厚久而益力大父諱輔先君諱子臯云  
崇寧四年記

四川制置安公生祠記

宋魏了翁

亦惟國家承百王之後當五代之敝寓縣紛裂藩臣恣睢  
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基太  
宗通祇前訓卒其成功民生闔澤夷狄順軌真仁休養英

廟纂承至熙豐物衆地大而竊儒為姦者乃始變亂典常  
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  
宣戎素弗戒乃底於亂高皇南狩駿惠先烈弘濟大難阜  
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勲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  
肆開皇上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籲郡獻將有志於慶曆  
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  
竊弄威柄矣吳曦乳臭子耳依憑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  
倚為心腹昇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為謀則蓋不在  
是也玠璘拱挺再世為將忌刻少恩志鮮為用徒以積威  
之餘知有吳氏故曦密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  
王室之心由是日甚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敵乘  
時為奸者士大夫繇學禁以來義禮亦不競一旦利欲所

煽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寧不可破凡以使命還自虜者  
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凡響應是  
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否也凡一時之躐登華要  
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為舉首否則擯抑不容  
矣先是了翁蒙恩召試玉堂力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  
將出師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  
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上爰暨管軍咸驛聞詔下中外  
各以已見條具獨曦不奉詔而移書韓侂胄曰戒嚴有日  
忽出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稟進退遲速願明降出  
處分彼既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欺侮侂胄得書惘然以  
失而公卿以下素為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識者已覘其  
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攻壽泗皇甫斌攻唐鄧雖皆覆軍

亡將而還然尚有可庸者而曦乃悠悠不前不惟蓄溫裕之謀蓋又出於石晉劉齊之陋策元帥既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始道者固足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勇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壞我襄安蕩挫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數州生聚遽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事辦於賊者視其汗皦衣冠割截輿地駸駸然旦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爾矣惟今資政殿大學士安公奮由儒生獨能周旋其間濡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矯詔誅曦以聞泗州虜聞之以為從天而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吾國中有人由是不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召群臣計事咸謂無出公

右乃為書賜公勉以兩曦報國書未至而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大學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恩視執政亡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於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也猗歟盛哉蜀人於公飲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農孫德公之功乃肖厥像而走廣漢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顛末余惟公殊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金石者何可勝數尚安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為之喟然嘆曰天之生人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摩盪所不容不爾耶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

必息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弊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惡可強而致然耶賊曦之變公雖以天下爲已任始焉自晦而人主與群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頒露布七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望於道地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一十四郡獨有一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真卿固嘗有位於朝矣而玄宗不之識安公方守偏郡已爲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虜運既衰群醜相噬掃清

舊都茲惟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于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錡炳耀盪人耳目其將有大於此者了翁雖不佞請賡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代闕文云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効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事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薄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

崇化美俗隨所逮為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也且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簡州三賢閣記

魏了翁

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二年

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類俗明年劉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為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勝會堂堂圯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祗贅而崔公之絮已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和虜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為我記諸顧翦焉罪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

不已疏乎而况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  
事特寓爲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渭城之  
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  
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  
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競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  
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  
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  
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爲人千百載而  
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爲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眈眈然疾  
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滯邁情偽寂廖去者非  
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  
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  
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旣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  
之贊

夔州重建州學記

魏了翁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宮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  
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蠱壞  
弗治今軍器監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更葺  
且病其門衍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錢貳千萬市材於恭  
澗黔市竹於雲安大寧旣賦文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  
乃與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訖  
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  
有閣從祀有象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  
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湍筦庫

黜堊陶甓率視舊加隆役成帥上者修舍萌之禮余又念  
堂曰明倫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五切於倫理者  
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寘之士謂是後不可無紀也以推  
予也請顧某不佞何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  
代之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不幸焉三  
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為詳今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  
之法師氏王宮之教鄉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  
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間為塾以里居之有道德者  
為左右師所以合國人弟子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  
之本由是升之黨庠升之術序升之國學不特王公大夫  
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小樂正教以威儀也  
大樂正迪之以義禮不特齒及賓介也邠人之䟽賤亦取

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祭比也中年而校其  
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  
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之倫民而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故立之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建之學校庠序則所以為之耳  
目導其所嚮使克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有序  
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覺先知者之責至重而不輕  
也又慮其篤近而遺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  
比閭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不相屬  
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  
子之行者非虛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  
以權謀利祿為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取寵之資於

是小有才者捷出居近利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  
習已有計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文王  
而興者然不能皆爾而况小有才則溺愈深居近利則壞  
愈速記覽而謂之學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襲訛  
承陋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者焉天后  
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所以為時人之耳目使知  
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也而千百年間為之耳  
目者反有以誤其所習俾之曠安宅舍正路倒行逆施俚  
俚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然後  
士識所趨知有人已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而力  
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染濡久自奮維艱嗚呼生於三代者  
果何其甚幸邪周始於后稷夏商終於杞宋皆二千餘年

有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若是而秦漢  
以下亂浮於治士鮮常心則為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  
夔地雖陋而接壤二蜀蜀之學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駕  
齊魯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則巴之故壤也重  
以孔明子美之所熏漬質實而近本况今幸生諸儒之後  
理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為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  
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為利祿計者七既知所耻矣則反其  
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為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  
于侯而識諸姓石侯名昇常為宗正丞兼駕部郎官今以  
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善俗者無不為也

嚴公墓記

高珣

嘗聞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昔漢室弗競群雄竄



漢書操孫權張魯輩睨借竊亂盈海內劉璋托名漢胄  
有全蜀以圖中原刺史嚴公輔之當時先主以帝室之裔  
奮起東南屈禮豪傑據有荆襄遂西向為全蜀之圖公守  
于巴聞之拊心嘆曰是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璋聞  
弱弗悟暨張公翼德引兵入平襲城欲降之公弗屈翼德  
怒甚公神色自若曰此但有砍頭將軍無降將軍砍頭便  
砍頭奚怒為翼德愧屈為釋縛禮以上賓公感其義遂謂  
先主而事之相與戮力漢室取西蜀破東川北制曹操東  
壓孫權以成鼎足之業媿休關張夫當巴城失守身被  
執辱若公之意義激烈諒其心固有視死如歸者然而弗  
之死何也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當是時國賊  
未滅漢難未靖璋不足輔其志莫爵公隱忍于斯而弗死

者蓋有意存焉耳夫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下溝壑  
而莫之知者向使非先主以大義扶漢室而天下歸之公  
于斯固有死之而已矣曾謂反面事仇犬彘之弗若者公  
顧為之耶金謂公出處之大節始終去就之間不能無疑  
者然大義炳炳昭若日星其為漢之心則一而已矣故曰  
不正而生孰若正而死不正而死孰若正而生彼管仲之  
不死於子糾而殊于巡遠之死於睢陽者夫豈無其道歟  
然君子不幸而遭其變或直遂以成志或委曲以濟艱其  
歸于忠則一爾奚于迹而疑之手嘗觀張良欲輸忠於韓  
而無資故輔漢以覺項人知良之志於漢而不知為韓者  
良之大忠也夫刺史嚴公欲扶漢室而無其資始而璋可  
事也故輔之繼而璋不可以有為故舍之終而卒免輔先

主以紹漢業而後公之心白矣故曰張良始終為韓嚴顏  
始終為漢其心一其道同公祠舊在州治西一里許祠前  
為公墓民凡有水火盜賊疾疫必禱焉罔弗應祭義所謂  
為民禦災捍患則祀之公祀於巴迄今餘載時久墓石多  
頽圯弗稱欽瞻者民梁從善重為脩葺功成請記余嘗讀  
漢史閱公守巴時事未嘗不歎羨嘆服茲幸親其地獲拜  
公祠觀公之忠義凜凜猶有王氣然所以保衛邦土者千  
載如一日則民心之崇奉彌洽者夫豈聲音笑貌而然哉  
故弗辭固陋為之記

成都瞻學田記

元羅壽

皇元誕受天命奄有萬方列聖繩承詔郡國崇學給田養  
之以風天下成都在蜀為會府昔以武定故所授多菜田

少中大夫趙公世延使指蜀道閱士冒之類獎教養道  
無以承流宣化乃選秀民年二十以下者復其身補弟子  
員定章程樹令於學以明經治行為業步其地得其饒正  
其畝制其域如市地法會其利入歲以為瞻學永業所輸  
入廩師弟子有度所司時其出納馬路總管張保同寔總  
學政間以論語且曰茲學校之經賦也請記諸石碑固不  
獲讓曰成都自丙申蕩于兵文物候盡備治學舍才二十  
八年倚席不講士子怠散不能恒其業蓋所授學田僻遠  
未懇無所仰哺而然也才之不立則有司將何以奉揚天  
休諸大夫可謂知所先矣教養之道可謂周且恒矣既而  
推之周官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賢者能者莫得攷其群  
居族食以養以教之道其或授田而自食其力大比禮而

賓興之者并授之民也歟何治績之凝隆平之久也漢興  
崇儒興學增廣博士弟子縉紳之盛至於環橋門者億萬  
計吾見其士類之多於周也未見其比隆於周也其故何  
哉噫燼秦之餘非六學之實也百家之言非聖道之純也  
脩潔博習非道德之蘊也冠帶委蛇非力田之質也文學  
賢良非夫家之秀也方領矩步非樂舞之節也傳疏章句  
非躬行之確也胡周之比隆也然猶察舉於鄉閭也不果  
其行者猶尠也降漢而下學校脩而教樹戾文辭侈而上  
習浮矣科目盛而其進狹矣合而論之道與利而已矣上  
以道求士之學也為道上也以利誘士之學也為利上之所  
好下必有甚焉者豈不信歟是以漢之士不能並乎周後  
之學者亦莫漢之愈也蜀有材漢文翁始也前乎文翁也  
固不能洽先王之化厥後如鄉雲坡穎之賢代見時出豈  
特比齊魯而已哉田是言之漢之士未始異乎周蜀之村  
亦未嘗不炳然于漢也顧上之人所以造之何如耳方今  
軍書大同厲學興化源流濂洛聖道開明士不力田而得  
飽于學官不待察舉鄉閭而可受知於公上無百家之雜  
科舉之累以荒其志矧少中公開導教化之有則厚食養  
成之有資士之食於學者曷亦諒之公篤志勵行疆土不  
返何徃先之愧也哉故既紀其實以告將來因著一言思  
講評於博聞之君子